

主人

第七卷 第九期

• 目 要 •

- | | |
|------------------|-----|
| 當前中國佛教會應做的事務 | 法 錚 |
| 影印大藏經答客問 | 念 生 |
| 中日韓三國歷代所刊中文大藏經述要 | 道 安 |
| 知難行易學說探微 | 蘇 邨 |
| 漫談人生問題 | 念 生 |
| 含笑山房隨筆 | 胡國偉 |
| 釋迦牟尼佛傳 | 摩 迦 |



陝西玄奘法師紀念塔

人 生 雜 誌 社 發 行

當前中國佛教會應做的事務

法 鐘

作者謹以會員的身份，對此間中佛會第三屆當選理事幹事諸公們提一點意見，因既是會員一份子，自然亦關心我佛教行政的會務；既關心，則亦當提意見，是以不揣陋，簡述於左：

從歷來比較看，不用說，近幾年來的中佛會，則似乎進步的多；然而，我們略察其發展情形，則似乎距離復興理想的方向，不知差幾！一個社會，它之所以能進化，要賴其領導中心的政府的有力；一個社團，它之能發展，要賴其領導得力之人的推動；佛教會是一個共同的組織，是共同的組織，就如一個社團，其發展推動，當亦復如是。

今天佛教之所以不能進步發展，作者思之，不外兩點：一、對外缺乏適當人材；二、對內沒有適當組織。缺乏適當人材，這尚屬作者緩吻說之，若切實說一句，對今天簡直沒有人材，對內是毫無組織，佛教果爾，其能復興嗎？否則模糊不清，讀者不知吾之所指，則難以辨明。

所謂行政也。目前，吾人不能否認，中國佛教在國際之間，是渺小得可憐；因在國際地位渺小，社會之人，亦即不重視；不重視，吾教發展，則困難多矣。又言內務之行政，若十月來，作者親親，軍事無人過問，小事懶得去提；甚至有人，榮耀之名需掛，實際之責不負。吾固知此是吾中華同胞之通病，然今日之時，許否延其病乎？

往事已矣，休必多提，茲將略述今後所應作者於下。

一、爭取國際之地位

此是今日任何一個國家、一個社團，應做的工，而佛教尤為必須（有助於國家）。例如：世界佛徒友誼會的出席，訪問有關佛教之國家，藉以交流文化，感情。此為爭取國際之必然工作，那末如何作法？必先設立類似外交部之組織，更有要者，今天我們佛教外交的人材，少得幾乎無有，成立一專科外交的學校，斷言之，是佛教會急不容緩的任務，茲為行文方便，別為四項：

A、組織外交。專司聯絡國際之事務，有代表全國佛教徒在國際說話之全權。

B、成立外交專校。造就青年人材（多以僧青年為好），語文不限一國，如：英文、德文、日文、巴利文、法文等。

C、派遣僧青年留學。今日自由中國一般僧青年，可造就之人材很多，但是為環境所限，多以失業，致不能上進，將來反攻大陸，振興佛教，專賴其青年之力，若今天教會不積極栽培，豈不可惜？尤其目前各國均有交換學生之條件，例如：日本派遣十三人赴緬甸大學就學，還有其他國等，獨中國無有，這不只是教育上的失措，也是外交的失措。

D、訪問有關佛教國家。這不但能聯絡友誼，更是給共匪無情的打擊。我們可以在國際上宣佈共匪迫害宗教的真情，揭破它以佛教為政治陰謀之宣傳。（共匪會派趙樹模和尚等赴東南亞訪問，今又赴日本訪問，一般模糊的華僑，不難蒙其虛言，中其毒藥。甚至懷疑我們政府，抵制佛教——華僑們多數均乃佛教徒，站在海外，他們是不容易瞭解內幕的，今不見自由中國佛教活動，而只見匪偽教徒鼓吹，豈不是讓它唱狂。）

以上為對外者，再言內務：

佛教徒一向的大病，就是不團結，當彼方領導之時，彼此方亦不予以協助，尤加以政計，此方負責之時，彼方亦如此。試問，這樣的佛教，怎能走上軌道，發展力量？今之事，吾人祇有步步團結，並肩接踵，勇往直前，才有收獲。再有一點，就是一個真正做大事的人，必須胸懷曠達，能納山川之巨壑，亦不多如是。如是，纔有容人之量，為事之方，不必介於人我之間，與是非之場；應將大事化小，小事化無，既減自身之煩惱，亦滅他人之惡聲。吾人風化無形，吾人作法莫獨，祇要有利於佛教之前途，切勿聽信某方破壞之語，就中止，事須辨清，理須明，識言亂世，歷史可鑑，豈不慎重乎？或遇某事，中有彎曲，然不能因其彎曲，就置之不顧，所謂差之毫釐，失之千里，頭腦不以冷靜清思之可乎？此非無的放矢。

二、擴大組織推動教務

今臺灣一省，地偏一方，行政可便，勿庸多艱，謹就所見，爰為三則：

A、以中佛會現有之教育文化組，組織佛教訓練班。期為半載或三月，訓練生除各縣支會應派前來外，仍可招考有志之會員。經訓練畢業，實習三月，成績良者，據為教會（或省會、市會、縣會）之幹部（限於清白會員，前未任職於教會者），或以嘉獎，總之，以激勵發心為宗旨。

B、成立婦女、青年會。這是一體多組，分工合作，現在各異地均有此會，即政府亦成有婦女、青年等會。因為許多慈善、教化工作，非男性力所能速，必須婦女（例如：慰問戰士之家屬，向女性宣化等）。至於青年，熱血真情，如有健全之組織，其力必勝一敵。（一個團體，不能否認青年之力量，正如國父說，青年乃國家、社會未來之主人翁。他有蓬勃的氣象，熱情的頭腦，能耐勞，不畏艱苦；這批龐大無比的生力軍，只要領導者有方，可以打進社會每個角落，百無一失，將來佛教的光明前途，指日可待矣。）

C、組織必名符其實。打開中佛會之會組，實洋洋大觀，目為之而眩，但實際負責者，不知有幾，如教育文化組，慈善組，聯絡組，弘法組，言教組，而組於何處，負有何責，會未聞也。此今應急革新，徒有其名，於事何益？

以上三則，只粗略言之，但可概其細處，例如：怎樣佈教，用：文藝、話劇、廣播、口宣；屬於訓練班一則，如今臺地，許多寺廟，神佛不分，男女雜居，私奪寺產，烏煙瘴氣，敗壞教譽——苗栗兩案可鑑。至於，名符其實的組織，如某組負有整理寺產之職，即應着手清查；某組負有弘法之職，即應施教分清佛神。更有不軌行為者，敗壞教譽，教會即應革除——若屬某寺，即革其某寺之團體會員資格，此說或過嚴重，但它須分別男女而居，辨清是否正式之教徒，若非，已往入有團體會員資格者取消之，教會可聲明否認其為佛教徒也。又如：凡出家者，必依釋姓，凡信眾者，必依教姓，否則出事，皆可否認，免損教譽。此各項即屬各組組織實之事。他可類推。以上所言皆偶然思及，掛一漏萬，在所難免，為屬提，願希採納，又因隨思隨寫，不免拉雜不成章，尚望編者原諒！謹此佈達，作為本屆當選理事幹事者之賀禮！

影印大藏經客問

念生

影印大藏經已見事實，有客來訪，因記問答如次：
問：宋有宋藏，元有元藏，明有明藏，清有清藏，我們為什麼不自編一部代表時代的藏經，而汲汲影印日本成書呢？

答：編纂中華大藏經之議，由來已久，現在仍有許多高僧大德計劃進行，祇因實力缺乏，環境限制，不能期其速成。影印日本成書，乃是應付急需，暫慰佛教徒的知識飢渴。書雖編自日本，原係華人著作，從前頻加精舍印日本宏教藏，商務印書館印日本續藏，都會收到宏揚佛法的效果。現在事同一律，無可懷疑，人生七卷八期，發表朱鏡宙居士，復趙恒惕居士，論編印大藏經書，亦主張第一步為影印日本大正藏正編，可謂不謀而合。

問：聽說大正藏誤字甚多，句讀亦有錯處，對於這事，應該怎樣辦呢？

答：大正藏內文字的錯誤與句讀的錯誤，我從前閱藏時即有感覺，但其他藏本，亦所不免，即四庫全書，圖書集成等書，皆所不免，大約鴻篇鉅製，都不能無此瑕疵，所以古人讀書，特重校讎工作，我曾寫了數冊大正藏校勘記，尚未成書，原稿及藏經，都於離開大陸時遺失。近來我向朱鏡宙居士談及這事，朱居士勸我將藏內文字句讀的錯誤，逐一粘簽改正，以備影印。我因沒有這部藏經，而才力亦不及，未能遵辦。這次佛教文化館決定影印，發出樣本，徵集預約，朱居士給東初法師寫信，主張另編校勘記，並主張由我辦理，東初法師將原信給我看，我感覺受寵若驚，這事太不容易。若解說這個不容易的道理，只要舉出我從前編寫校勘記的經過，即可明了，不必多舉只舉出四個字，「惠」與「慧」，「以」與「已」這四個字有不同的涵義，盡人皆知。但是大正藏裏所收許多古籍，惠與慧，以與已，都是混用。我開始閱藏時二十幾歲，尙不懂訓詁之學，認為是手民誤排，後來略讀古書，參考前賢校勘，才知道惠與慧，以與已，古代都是通用，先舉惠與慧的例：論語：「好行小惠。」皇本作慧。學語：「考文辯惠則賢。」前漢昌邑王傳：「消狂不惠。」後漢孔融傳：「將不早惠乎？」列子穆王篇：「秦人遂有子少而惠。」陸機弔魏武文：「知惠不能去其惡。」因此知道惠與慧通用。再舉以與已的例：孟子：「無以，則王乎？」朱子集註：「以已通用。」前漢張良傳：「殷事以畢。」荀子非相篇：「人之所以為人者，仰已也？」曰，以其有辨也。」因此知道以與已通用。其他類似這四個字的很多，大約這些通用字，多見於唐代以前的書籍。後代不研究這事的人，往往以不誤者為誤，加以擅改，佛教徒對此更不注意，一般藏本及單行本，多改為當時習用字。大正藏尙保有古書真正面目，其可貴者在此。但是由於手民誤排的字，也非少數。究竟何者是古字通用，何者是手民誤排，非讀破萬卷，於小學確有工夫的人，不易判斷。而校勘的作用，不但要糾正誤

字，最好還要為似誤非誤或他書多誤而本書不誤的字，加以說明，以免讀者任意妄改，這是讀書人的一項重要功作，我閱藏尙未完畢，內典外學，兩無所得，往往為一個字費時數日，參考幾十種書，尙難決定，至於句讀的誤，較為易知，但漢晉六朝諸譯，結句聲牙，也有未可輕心掉之的。朱居士一再以這事屬望於我，我年老力衰，記憶力減退，對普通書尙難勝任，何況佛經關係因果，豈敢妄當？前幾天印藏委員會開會，常務委員錢召如居士談及這事，主張若不加以校正，則將錯就錯，毫無意義。我當時略略校正工作的困難，錢居士頗有勇氣，主張由佛教同人，通力合作，大正藏秘密部的一本，指出各錯字給我，所指出的均甚確當，錢居士文學造詣甚深，閱過各種藏經，對於不同字句，必以各本互校，治學方法，極其謹嚴，我認為這一件事，只有錢居士必能勝任，邀人通力合作，雖無不可。所邀的人，必須如錢居士那樣涉獵淵博忠於學術，或就由錢居士作最後審定，方不致為金銀伏獵之續，至於校印結果，究應粘影印或另編校勘記，我的意見，偏於後者。可以舉出三個理由。第一個理由：現在大正藏對期影印，若粘改必須在影印以前，錢居士雖能一目十行，舉重若輕，但受了時間催促，未免太勞，若另編校勘記，則預定二年後出版，可以從容從事，這是不應粘改而應另編校勘記的第一理由。第二個理由：學術以公開為主。請代撰學大師，於編史一字一句之發明，不彈反覆申說著成專書，我們校勘這部九千餘卷的古籍，付出若干精力。若僅粘改影印，讀者對於業已校正的或以為原本不誤，對於偶有漏後的，或以為我們粘改。我們雖不必自炫已過，也不代人受過。若另編校勘記，則是忙乎世人以共見。這是不應粘改而應另編校勘記的第二理由。第三個理由：原版本大正藏，現在流通世界，當然尙有數千部，我們若僅粘改影印，則對於藏有原書的，毫無裨補。若另編校勘記，不但隨藏贈送，而且單獨流通則新舊原書，均可照改。這是不應粘改而應另編校勘記的第三理由。總而言之，大正藏的錯誤，應由日本編者負責，若經過粘改而乃有錯誤，則應由我們負責，這個責任太大，大正藏的編成，現是佛教中的不朽史實，我們校勘記，也是佛教中的不朽著作。我認為影印應保留原書的本來面貌，而另以校勘記達成我們的艱巨工作。校勘記不但糾正文字，而且兼及句讀，應該利用表格，以省篇幅。是非共見足以信今傳後。我深愧對道無力幫助，經貢獻這點意見。並以十二分的虔誠，希望錢居士出其所學，負起這項責任，於全藏影印完畢後出書，使藏有原版或購請新藏的人，均得遵照改正。真不愧為法海津梁佛門柱石了。

問：人生七卷八期發表你復張清揚居士的信，主張定名為翻印大藏經，後來徵集預約，為什麼未用翻印名稱呢？

答：我與大正藏已七八年不曾謀面，只記得每頁下端校勘每卷末頁符號說明裏有日本文，足以主張翻譯並用翻印二字為經名。這信發出以後，我設法借開大正藏，略加檢尋，想起藏內校勘用日文的，只有第一卷第一頁一條，這事我當年開藏時曾經注意並推定是翻印之始，偶用日文，後來就改用漢文了。既是只有一條日文，其含義又極易懂，正應該保留原狀，以存其真，不值得特加翻譯。符號說明，雖是日文，但也是先列漢文，用日文加以解釋，不懂日文的人，一看即知，更無翻譯的必要。這兩項既不需翻譯，所以翻印的名稱，也就用不着了，因此我將前議取銷。至於我說抽換不合華人使用的辭典，也是誤記。大正藏的續編才有辭典，正編沒有辭典可以抽換，由此更可證明我極上文所說的記憶力減退，不是空話。只有由昭和法寶總目內擇出正編的索引及有關目錄，編成第五十六冊，我認為仍有必要，在預約辦法裏，預告外加目錄一冊，即是特此而言。昭和法寶總目內，關於大正藏的，計為五種一是總目，即是詳細目錄。二是一覽，即此次發出樣本裏印的簡表。三是勘同，即是每部書日華梵藏的原名並何人所譯，在某藏屬某部，今據何本，以何本對校，及同本異譯經名，四是著譯，即是譯人小傳及所譯之經，附印度諸師著作目錄。五是索引，是便於查考某種經列某號，這五種著作，都甚便於閱藏，尤其第三至第五種，是日本文大正藏刊行會的重要成績，我們都應該取作參考。只是第四第五兩種，是用日本字母分部，對漢字不惟日本讀者的人，檢查頗有不便，若重編重排，即失影印原書的意義，而且也太費事，我以為可以每種後面，對一張對照表，按漢文筆劃次序，注明在日本字母某部，以便檢索，這五種共計不足七百頁，較其他各本為薄，似可再選與我國有關的目錄數種，全冊以千頁為準，俾與五十五冊相同這一冊取自昭和法寶總目，本應名為目錄部，可名附錄部而列為第五十六冊。此次影印大藏經之緣起及完成始末再發起人，辦事人請藏人之姓名，皆附於後以配全書，請藏人並應添附住址，以便某人所請之藏有篇頁損壞時，可以互詢，以上是我的意見，是否可行，應由印藏委員會決定。

問：這一部大藏經，五萬四千餘頁，約達八千萬言。真所謂當年莫究，累世難通，只管影印出版，從何處下手閱讀呢？

答：唯其如此，所以熟開大藏的人，在佛教裏當得多聞二字。但經文雖浩如烟海，使人望而興嘆，若剖視其內容，仍可朗若列眉。今試加以簡單說明：經律論稱為三藏，就是這部書裏的第一冊至第三十二冊。這三十二冊之中，經佔二十一冊為最多，律祇三冊為最少，論佔八冊。論是解釋經律的，假設你已懂了經律，就不必再讀論了。再就經律而言，律是重在實行的，若非比較研究，也不必遍探文字，更就經藏而言，二十一冊之中，首二冊是阿含小乘，次二冊是本緣記事，第五冊至第八冊，般若部共四冊，屬於專門性質。第十八冊至第二十一冊密教部，共四冊，也屬於專門性質。只有第九至第十七共九冊，是大乘經的彙集。自古虛空有相對，便是般若四冊對道九冊，又說顯密相對，便

是般若四冊及道九冊對密教四冊。這樣分析，自然不覺其多了。至於三十二冊以後的二十三冊，都是經律論的附屬品。第三十三冊至第四十四冊前半，經律論疏共十二冊半，是三藏文字的解釋，第四十四冊後半至第四十八冊，諸宗部共四冊半，是三藏理論的昇華。第四十九冊至第五十二冊史傳部共四冊，是佛教歷史的紀述。第五十三冊至第五十四冊前半，是外教原始的異同第五十五冊目錄部，是內典傳譯的次第這都是備作參考的。全藏雖多，無非詮釋一心。即如大般若經六百卷，是藏中最長的經，而古人說六百卷的奧義，心經二百餘字攝盡無餘。本師釋迦牟尼佛且曾說過，「說法四十九年，無有一字。」謹以此語恭祝諸君，由深入經藏，智慧如海，進而離文字相，解第一義。

中華佛教文化館影印大藏經緣起

原夫大藏經者，萃一代之微言，示三乘之奧義，窮因果之妙理，闡性相之通途，誠乃塵海之方舟，迷途之寶炬，火宅之甘雨，長夜之明燈也。歷代則宋元明清以來，迭次結集編纂，異國則高麗日本各地，尤多刊印流通，直指心源，暢西來之宗旨，廣宣佛法，啟東亞之文明。就中尤以日本大正藏搜羅完備，校印精詳，集我國之陳編，成法門之鉅製，舉世共視，無俟贅陳。惟自時局動盪，文物凋零，卷帙既繁，求索匪易。同人等惜慧光之晦，慨法寶之將湮，欲挽橫流，宜宏正教。爰由中華佛教文化館，鳩合衆力，影印正編，雖由彼國之彙刊，實係中華之古籍。所願

清修閣士，淨業文人，藝苑書林，費宮學府，廣訂預約，普結勝緣，琅函錦字，襲藏永重於青箱，梵語靈文，誦讀皆歸於白業，入心向善，轉五濁而共樂昇平，佛法無邊，度三有而同登妙覺。刊行伊始，略述緣起如右。

發起人

(以下發起人芳名係上期未及刊登者茲特補登)

泰國合艾埠慶壽寺、羅庭修、崇善宮、劉竹友、善慶堂扶助社、廣蓮佛洞、蘇文煥、王雲五、張大謀、暹羅龍華佛教社、馮永順、王平、王鄭法蓮、王德、向因培、朱點、盧學禮、竺鳴濤、馬壽華、釋智性、林錦東、明常、松泉、陳靜濤、侯虛、王學仁、馮公夏、羅時憲、錢可、慈祥、茂蔭、趙茂林、王松喬、景光正、陳顯國、陳盛雲、郝思洪、賴天生、張文炳、苑叔恒、李郁廷、李漢鳴、史清源、劉霜橋、新鶴聲、鄭崇武、薛逸松、慧光、慧敏、李用謀、林世昌、續祥、慧定、善定、證亮、超塵、何慈悲、江茂森、段復生、孔憲航、陳松漢、劉佛根、高大添、黃庚世、謝卓如、李世華、吐登利、陶嘛、謝鶴年、林楞真。

敬請佛門團體供養大藏經

方 倫

世間一切宗教都有它的經典，經典裏面，所說的道理法則，就是教義。在各宗中，教義最豐富完備的，就要首推佛教了。

佛教中的經律論三藏，及東土後賢著作，總彙在一起，名為大藏經，簡稱藏經。所以藏經即是法寶，依之而修，便可以轉凡成聖，了生脫死，真是希世之珍。前生若無福慧，雖有眼，亦不見佛經，雖有耳，亦不聞佛法。可知閱藏藏經，思維其義，這善根福德因緣，確是非小；即使僅僅禮拜供養，就等於奉持全部佛法，其福報已是無量無邊。

中國之有藏經，始於六朝時之梁武帝，當時只有五千四百卷，其後歷朝皆有增加，至明萬曆時，已達六千七百七十一卷，而近時之頻伽藏，則有八千四百十六卷，日本大正藏更全，共九千零六卷，可稱為最詳盡者。北投中華佛教文化館，以大正藏為藍本，籌備影印大藏經，其預約辦法，分按年付款，與按月付款兩種如左列：

（按年付款辦法）

- （一）預 約 金 二四〇元
 - （二）第一年開始 一、二六〇元
 - （三）第二年開始 一、五〇〇元
- 共計新臺幣 三、〇〇〇元

（按月付款辦法）

- （一）預 約 金 二四〇元
 - （二）每月交一百廿元 二、八八〇元
 - （三）分廿四月交清 三、一二〇元
- 共計新臺幣 三、一二〇元

在兩種辦法中，尤以按月為最理想，比方某佛

教團體中，有衆二百四十人，則第一個月，每人納新臺幣一元，即可付出現約金二百四十元，此後自第二個月，至第二十五個月，每月每人各交納一元，即得五七六零元，以一半償還經價，一半製經樹，如此兩年之後，讀藏大業，便告完成，究其實，每人每月，僅出資一元耳，真是輕而易舉，其餘詳情，見該館預約辦法中。

從前大陸各大寺，多有藏經樓，凡供有大藏經者，其寺之聲價必大增，因其佛法僧三寶完備也，本省寺、庵、堂、會、蓮社、佈教所、講習所、佛學院、精舍等甚多，其中人數，自數十人至數百人不等，若照此辦法行之，兩年之後，皆成佛教勝地矣。出資最少，而得益最大，所以不慧敢懇請各佛教團體，實行供養藏經，開預紀期間，限九月底截止，幸勿失諸交臂。

代收「般若院功德」

江茂森、謝鳴皋各捐一百元。
孫家哲、黃賢文、楊永康、杜登鳴、高大添、陳松漢、蔡貞人、各捐五十元。
何慈悲、何日洲、盧忠榮、謝頌雅、胡慧通、李再生、黃又春、譚伯鴻、無名氏、各捐二十元。
孔憲航、捐三十五元。
利柱石、陳靈根、姚綺雲、丁瑞黃、姚木蘭、楊曉生、楊考馨、林淑鴻、林淑敏、崔慧悟、何紅鑽、鄧美寬、陳翰池、無名氏各捐十元。
林明通捐十五元。
吳寶儒花女、劉鏡之名捐五元。
李知言花女捐二元。
謝舜良、張素必各捐十元。
以上卅九筆，均為港幣，承鳴皋居士經募。 統此鳴謝

本期目錄

當前中國佛教教會應做的事務	法 鐸
影印大藏經答客問	念 生
敬請佛門團體供養大藏經	方 倫
中日韓三國歷代所刊中文大藏經述要	道 安
知難行易學說探微	蘇邨圃
漫談人生問題	念 生
基隆月眉山靈泉寺傳戒期中戒律講演錄	南 亭
六月十九觀音誕的來歷	莫麗嫻
為什麼要念佛	星 雲
佛國新語	樂 觀
含笑山房隨筆	胡國偉
環島弘法記	煮 雲
越華佛教聖地	黃隱菊
小小放生池	程觀心
釋迦牟尼佛傳	摩 迦
通 訊	

中日韓三國歷代所刊中文大藏經述要

釋道安

一、緒言

A、感言——吾人所居之世界，絕無一個無優美文化悠久歷史之民族，能獨存於廣大之空間漫長之時間而不滅者；亦決無一個無淵博學理，崇高教義，悠久歷史之宗教，能獨存於今日文明世界之林達數千年之久而不傾者。中國建國，自有文化以來，五千年於茲矣，其中雖屢遭外人之侵擾，結果，無一侵略者不被我優美文化之所同化；今五族共和之中華民國大團結，即其例證也。

佛教創自世界文化至早之印度之釋迦牟尼，其傳播分為南北二流：北傳入中國、西藏、蒙古、朝鮮日本等區域；南傳至錫蘭、泰國、緬甸、越南、南洋等地。南傳者為純上座部之原始小乘學；北傳者為大乘學兼上座部之小乘學，無論在質上量上，皆優越於南傳，此已無可諱言者。佛教迄今二千五百餘年，早耶穌教六百年，回教九百餘年；今已由亞洲傳至歐美各國，發展頗速，幾有普及全球代替西方宗教之勢。傳入我國，亦已千九百餘年，其中雖經暴政如三武一宗之法難及思想狹隘之士大丈一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極盡蹂躪之能事，但迄今仍能孑然獨存而不傾者：一方面固賴我歷代高僧大德之身體力行及其思想人格偉大，感召維護之力有以致之；而最大之原因，乃在佛教本身具有淵博精緻之學術優美文化所繫之「大藏經」存在之故也。不信，試一翻世界史，若干國家民族，祇剩歷史中之名字；幾多低級趣味之宗教早已聲消跡絕矣。其所以被淘汰至於此極者，無他，皆其無文化傳播之價值，故歷史不足永其壽也。

竊自神州撤守，淪胥俄匪，我大陸一十八萬幢嵯峨梵宇為匪所佔據，二十五萬餘部各種不同版本之佛教大藏經，均付之一炬，其摧毀我故有之文化為如何？今更變本加厲，只准用四百個漢字，規定橫寫，用俄文拼音，此蘇俄處心積慮，欲亡中國，必先亡我國優美之文化，悠久之歷史的又一鐵證也。

吾人不欲做亡國奴，必須發揚我國故有文化。自由中國，自我總統蔣公提倡國粹，恢復我國故有優美文化以來，各種善本經史之影印問世，勢必如雨後春筍，殊為我民族生命絕續存亡所繫之良好現象也；唯於佛教文獻，價值至大之大藏經，尙乏高明之士，加以提倡，誠為恢復故有文化之一大憾事！

年來雖亦有大心之士倡導編印民國大藏經之議，終以財力艱困，莫由發起。近因念居士之建議，經張品英居士之響應，中國佛教會議決，委託中華佛教文化館主辦，該館東初法師，為慎重其事起見，特聘請緒素大德名流，組織影印大藏經委員會，並決定影印日本完善之「大正新修大藏經」。該會以流通法寶為職志，經精細的研究，偉大的懷抱，弘法的热情，正確的預算，最低的價錢，減輕國內外研究佛學者的負擔，而獲得廣大曠世希有最完善之法寶，誠乃千載難逢之良好機會，國內外公私圖書館、寺院、學校、學者，允宜各各一部，萬勿交臂失之！

B、概述——人類有史以來之有佛教大藏經，見佛教教主釋迦牟尼示寂後的第四個月，在王舍城第一次五百大比丘結集而成的佛教教法；今南北二流所傳，皆自此始。若將南傳之巴利文藏經，北傳之西藏藏經，及我國（日本高麗在內）歷代譯著刊行之大藏經，總匯起來，不下十萬卷，一百二十億字之多，真不愧為東方文化之瑰寶，人類智慧之結晶，千古真理之寶鑑，可謂集學術文化宗教之大成者也。茲特就北傳於中國、高麗（即今之韓國）、日本三國歷代所刊中文大藏經之系統，作一簡介，俾讀者諸君知我先德所創偉業歷史之由來也。

大藏經，總括印度傳譯之「經、律、論」三藏及我先德對三藏之注疏、略錄、文集著作在內，其體裁。編輯之法，粲然我國「四庫全書」而超過之。

例如：初為經藏，次為律藏，再次為論藏，以上係譯來者；其次為我先德所著之經疏，律疏，論疏等作述；再次為各宗派系學術之專著、語錄、文集等，分門別類，有組織有系統匯集起來，成為中國佛教文獻之一大總匯。這是三寶之一的法寶，是佛教正法所繫的樞紐，人類慧命所託的保母，濟苦海之津梁，破長夜之燈塔，關係重大，不言而喻。佛典傳入，皆譯自印度梵文，故時有增加，歷代常有重修之必要。國內有史可考者，宋及遼金計八次，元二次，明四次，清三次；國外可考者，計高麗三次；日本九次。我國刊布大藏經，創始於北宋開寶的「蜀刻」，故修藏史是要從宋代叙起。宋前佛經刻本僅屬單行，雖不易發現，但寫在紙上和刻在石上者亦早有矣。西晉以後之寫經，隋唐年間之石刻經等，近半世紀，時有發現。

清光緒二十六年（一九〇〇），甘肅敦煌縣鳴沙石室中，發現大量古代寫經，當時被法國人伯希和、英國人斯坦因，及日本人運去不少；遺餘之殘卷，由北平圖書館保存，猶有數百種之多。根據日本昭和法寶目錄記載，合北平、大連、巴黎三處圖書館，旅順、倫敦兩處博物院，日本大谷、龍谷兩大學藏經樓，以及正倉院聖德寺藏中所存，再將各家所收藏者一並計入，起自西晉元康（二九一—二九九），下及宋代太平興國（九七六—九八四），古代寫本幸存之數目已很可觀。至於河北房山縣之雲居石室中的刻經，是隋朝大業年間（六〇五—六一七）僧智苑發心創立者；智苑鑿窟為室，磨壁刻經，又將方石各面磨刻，每一室刻滿，以石塞門，鑄鐵封鎖，此種艱鉅工作，直洵唐貞觀十三年智公入寂時，已滿七室。此後師資相承，凡歷五代，亦僅刻及華嚴涅槃經等若四大部之半。遼時在王宮倡導下，完成了大乘四大部，再刻其他佛經八十四部，又在雲居寺西南造十一層磚塔，下面也埋藏了無數的石經。智公為防法滅，發此大願，以

觀敦煌石室的埋藏，此中動機，並可想見。這種事，較之木刻，更為艱苦；與近代活字排印比，困難何止百倍。與今日影印比，困難已不止萬倍矣。

吾人驚歎先人偉業之餘，且又生逢浩劫，除努力宣揚佛教教義，流通佛教文獻之大藏經外，更無報佛恩報先德及拯救人類之事業矣。

三國所刊漢文
大藏經系統表

國外		國內				
日本		高麗	清	明	元	宋
天海藏 (寬永寺本) (一六三三—一六四八)	弘教藏 (鐵眼本) (一八八〇—一八八六)	高麗大藏初雕本 (約一〇一—一〇八二)	龍藏 (一七三三—一七三八)	北藏 (一四一〇—一四四一)	普寧藏 (一二六九—一二八六)	福州版 (崇寧萬壽藏) (福州開元寺本) (一一八〇—一二〇四)
昭和再修藏 (古寫本與版本集成約自七二九至一〇九三)	大正新修藏 (一九〇〇—一九〇五)	高麗大藏再雕本 (一一三六—一二二二)	頻伽藏 (一八六六—一九一四)	武林藏 (約一五二—一五六六)	弘法藏 (一二七—一二九四)	思溪圓覺藏 (一一三—一一五五前後)
聖語藏 (即福州東禪寺與開元寺本合成之全藏)	宮藏 (即福州東禪寺與開元寺本合成之全藏)			徑山藏 (嘉興藏本) (一五八九—一六七七)	磧砂藏 (約一二三—一二三二)	蜀版——開寶藏 (西元九七一—九八三)
						遼金版 (契丹藏) (約一〇三一—一〇六三)
						藏 (趙城本) (約一一四八—一一七三)

(上接第十八頁)

的嘴巴，却不敢妄動，因我不會念，不敢自欺欺人。大眾念畢，魚類扛河長江邊去，「得其所哉」！鳥類就在天階放生，空籠而出，歌詠而去，皆大歡喜。

辰刻，舉行浴佛盛典，自然又是唱讚一番，我依然還是啞巴一個，可憐！

最後，行皈依禮。法師升座，大眾在案前頂禮，我也胡亂拜拜。法師誦金剛經，大眾一句一句隨念，我那眼得上，但又不能不開口，只好人云亦云，「觀其音聲」，聊表敬意而已！我和蘇居士在後排，跪在石階草墊上，又硬又薄，膝蓋作痛。我問他：「為甚麼時間這樣久？」他說：「忍耐些」。我道：「站起來，可以不可以？」他說：「不行」。我道：「坐著呢？」他說：「不成禮貌！」我道：「脚痛怎辦？」他說：「讓它痛，快就離苦得樂」。我想——苦在一時臭皮囊，樂在永久慧命，值得。他原有足病，屈膝不便，但仍勇猛撐持，汗流浹背，因此，我也不敢作聲。

法師誦經已，復加訓誨，然後念三皈依。差不多一個鐘頭，才宣佈：「皈依佛竟，皈依法竟，皈依僧竟」。

「禮謝老法師」！如是三聲，功德圓滿。

大眾河殿後雲堂午齋。齋罷，法師特邀我們到方丈室喝茶，問問我們來歷，蘇居士信佛早，懂得傾些佛偈，我則蠢到連開示也不會講，好在還懂得奉點供養金，總還算內行，因我皈依虛老時做過的心道法師給我一張皈依證，賜我法名「融偉」。

心道法師誦經，如明珠走盤，圓融自在，故云珠寶。這是我的皈依第二寶，第三寶是慈老法師，容後動筆。

附言：「本文續本刊七卷二期，前段號為十五，但三十四重，故本段順延為十八。作者今年兩度飛港，近始返臺，接心悟法師函索稿，云讀者需要，特此謝謝各位的愛護」。

知難行易學說探微

蘇邨圃

第一章 前言

無論什麼學說，都不出「教」「理」「行」三種方法。「教」，是由施教者，根據經驗所得，而設法教化。「理」，是受教的人，受了教後，就起研究心，問答辯論，分條析理。「行」，是明了理後，得到決定，就去實行。「果」，是實行以後，得到預計的成果。國父以十次革命失敗的經驗，創立知難行易學說，從根本上推翻傳統「知之匪艱，行之維艱」，及王陽明「知行合一」，兩種似是而非的古說。除飲食、用錢、作文、建屋、造船、築城、開河、電學、化學、進化、等十事為證外，並舉孟子盡心章：「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業也」。以證明知難行易學說，不但於事功上牢不可破，就是於心性上也站得住。這種學說的創立，是當革命破壞告成，而建設開端的時候，國父將生平抱負，和積年研究建國的心得，訂定建國計劃，想一躍而登中國於富強隆盛的領域；不料他的主張，竟遭時人的反對，且說：「先生之志，高矣遠矣，先生之策，闕矣深矣！其奈知之匪艱，行之維艱何？」國父初聽這道話，憤然若失，以為行之維艱一說，古人決不我欺；繼思必須打破這重難關，才能達成建設的目的；乃先用王陽明知行合一學說，以勉勵同志，久而久之，終覺奮勉之氣，不勝艱難之心，舉國趨勢，都是這樣；於是盡心研究，幾費年月，恍然悟古人之所傳，今人之所信者，都似是而非。因此，才瞭解中國的事，向來之所以不振作者，並非坐於不能行，實坐於不能知；及其既知之而又不可行者，則歸於以知為易，以行為難。倘能證明知難行易，而行非難，使國人無所畏，而樂於行，則國事就大有可為矣。國父說：「知之匪艱，行之維艱」之說，數千年來，深中於中國之人心，已成牢不可破矣。故予之建設計劃，一一皆為此說所打消也。嗚呼！此說者，予生平之最大敵也，其威力當萬倍於滿清。夫滿清之威力，不過祇能殺吾人之身耳，而不能奪吾人之志也。乃此敵之威力，則不

惟能奪吾人之志，且足以迷億兆人之心也。」又說：「夫革命黨之心理，於成功之始，則被知之匪艱，行之維艱之說所奴，而視吾策為空言，遂放棄建設之責任。國民國民，究成何心？不能乎？不知乎？吾知其非不能也，不行也；亦非不行也，不知也；倘能知之，則建設事業亦不過如反掌折枝耳。故先作學說以破此心理之大敵，而出國人之思想於迷津，庶幾吾之建國方略，或不至再被國人視為理想空談也。」讀了這一段遺教，就明白知難行易學說的緣起。四十年來，為什麼國父的建設計劃沒有完成呢？這是雖有「教」，而不明「理」；理既不明，「行」起來乃得不到好成績「果」。茲先示一圖表，再按圖表逐項說明：

(甲)知難行易學說的特點：是眞心的流露，是眞理的闡揚。

知難行易學說

(乙)知難行易學說的功能

能知則能破私
能知則能破妄
能知則能破無
能知則能破惡
能知則能破業
能知則能破業
能知則能破業
能知則能破業

(丙)知難行易知行合一知行的關係
易行難知三種學說之透視
知行的關係

第二章 知難行易學說之特點

第一節 知難行易學說是眞心的流露
普通學說，是用思想分別出來的；人的思想有限，所以言論也有限，好像池中的水，是有窮盡的。而知難行易學說，由國父的眞心流露出來，是有源之水，沒有窮盡的。水源有清有濁，清的源，流出水是清的；濁的源，流出水是濁的。知難行易學說，既然是由眞心流露出來，所以源頭清淨。國父說：「余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積四十年之經驗，深知欲達到此目的，必須喚起民眾，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

族，共同奮鬥」。可見國父一言一行，無一不是爲公；不是如普通人講話，夾帶一些副作用。夾帶了副作用，就是爲私。爲私的源頭，自然不會清淨。譬如說，我的寶鏡爲什麼看不見我自己的面孔呢？因爲有塵垢的遮蔽啊！我們的心鏡，被七情六慾所遮蔽，以致有光明的體，而無光明的用，如同寶鏡爲塵垢所遮蔽一樣。國父積四十年之經驗，就是磨光刮垢，恢復本來的光明，心鏡自然清淨。清淨的心鏡，是沒有任何障礙的。據唯識學家的分析，人們心鏡的障礙，最關緊要的計有兩重：一重叫做煩惱障礙，一重叫做所知障礙。示圖如下：

煩惱障礙

枝葉障礙——掉舉、昏沈、不信、懈怠、放逸、無知、無慚、無愧、忿、恨、覆、害、嫉、慳、惱、害、憍。

障礙

所知障礙

以爲自己知識高，學問博，不再求小見，障蔽了大智大慧，如同坐井觀天。

普通一般人的心鏡都有這兩重障礙，而國父的心鏡却斷除了這兩重障礙。我們平心靜氣作客觀的審察，國父有貪心嗎？有瞋心嗎？有癡迷嗎？有傲慢嗎？有猶豫嗎？有邪見嗎？總答一句，是絕對沒有。這六種根本障礙既然沒有，而由根本障礙生出來的二十種枝葉障礙，更是沒有了。歷觀國父十次革命失敗的情境，以及處理黨內分歧的意見，都是絲毫不爲環境所轉動。先烈陳英士說：「中山先生之智識，遇事燭照無遺，先幾洞若觀火」。陳炯明叛變時，國父脫險至上海，告同志書中有言：「最後之勝利，終歸於最後之努力者。」臨終時說：「和平，奮鬥，救中國！」寥寥數語，就可證明總理由眞心流露出來的一言一行，毫無虛

偽，更無副作用，千古不磨，萬世玉律。這是知難行易學說第一個特點。

第二節 知難行易學說是真理的開揚
「真理」，是宇宙實在的性質。例如：人生有「生」、「老」、「病」、「死」，是相繼輪迴；宇宙有「成」、「住」、「壞」、「空」，是因緣和合。國父能於一切真理的因緣果報，種種變化，徹上徹下，無不通達透達，是明白人生宇宙實事的性體，是轉迷悟悟，破除黑暗的明燈。自乙酉中法戰爭後，國父就決心建立民國；至甲午中日戰起，更覺非革命不足以拯民生於水火；於是抱定犧牲小我，完成無我的決心，屢仆屢起，百折不撓。於危急存亡之際，艱難困苦之秋，創立知難行易學說，這是以悲願觀察出來的真理。茲示圖如下：

真理——人生真理——大公——民主——性體

人生宇宙真理——大公——民主——性體
人生宇宙的真理是不易明白的，國父心鏡清淨，才能徹底了解什麼是真理。平常人認定自我，自私自利，競爭不已，以致世界不安，人生沒有寧日。其實人生的真理，是社會性的，並無一個實體我——自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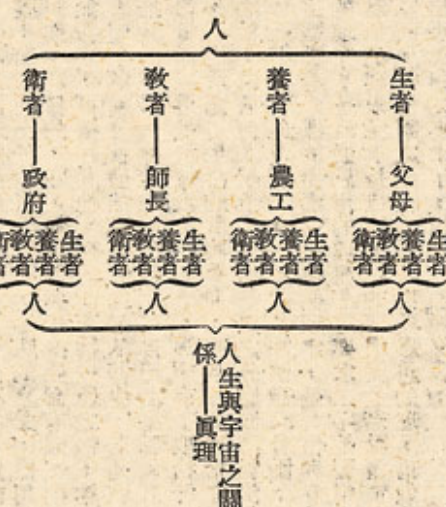
大聖大賢，把關於全社會的力量發揮出來，普遍於全人類，全世界，所以一個人的行為舉止，能轉移社會一切，一言一動，都會影響全社會；這就可以證明人是社會性的。人既然是社會性，當然無自我性。明白這個無自我性的道理，遇事就會公平，大公無私，互助，民主。國父說：「國父是社會的病態，真正的人生態度，是互助調和的。」——「知」的意義是「明」；「無知」的意義是「無明」。普通人的心鏡，被七情六慾所覆，所以「無明」。國父創立知難行易學說，就是破「無明」，開「真理」；這是知難行易學說第二個特點。

第三章 知難行易學說的功

能

第一節 能知則能破私
上面說明了知難行易學說是真心的流露，是真理的開揚。什麼是真心呢？真心是「能知」，沒有染污，好像一面大圓鏡一樣，能照一切物；善者如

聖賢，惡者如妖魔，粗者如山河，細者如微塵，鏡子都可攝受無遺。什麼是真理呢？真理是「所知」，有了真心就可知道人生宇宙，事物物的真理。真理被真心所知，故名之曰「所知」。真心是不生不滅，靜寂不動的。真理是生生不息，或宇宙於人生，千千萬萬的真實道理。真理只有真心能知，真心既能發明真理，而真理亦必被真心所知。凡是一個人的成就，是賴多種的關係；如生我者，養我者，教我者，衛我者；這些人生的關係，牽動全世界，就是真理。茲示圖如下：



看了這個圖表，可見人生與宇宙是息息相關，無量無邊，無窮無盡的。這種人生宇宙，事物物的現象，是事物的「果」，「果」是從「因」來的，種什麼因，得什麼果，好像種瓜得瓜，種豆得豆一樣。現在世界上紛紛擾擾，大至城池，小至草木，你爭我奪，無有已時，這一切現象的「果」，都是痛苦的。戰時固不用說，就是平時要防備痛苦的侵略，一不小心，就要害病，甚至於死亡。這些苦果，是從那裡來的呢？如果要痛苦得樂，必須研究這個苦因，種了苦瓜的因，所得的果，當然是苦果。現在，用「思想錯誤」的方法顛倒，八個字，來答覆這個問題。前面講過人的心境有六種根本障礙，二十個枝葉障礙；這些障礙，是由妄心的主見而

來。有了主見，就只知道有我，不知有人，自利而不利他，這便是自私。有了私心，則犯了人生宇宙息息相關的規律。整個的宇宙，等於一個大牢獄，人在牢獄中那有不痛苦的？要自由，必須先結案，而將功贖罪一條路；人生在宇宙中如同犯人在牢獄，也可以將功贖罪的；這個贖罪的功，就是破私為公，世人因感覺在宇宙牢獄中的痛苦，想盡方法的學說；遠的如達爾文的進化論，提倡什麼天演淘汰，弱肉強食，生存競爭。近的如馬克斯的學說，提倡什麼階級鬥爭，以殺人盈城，爭地以戰，殺人盈野。——尤其是蘇俄和中共，推行人海戰術，屠殺政策。他們縱使是思想錯誤，但怎能說出宇宙大牢獄呢？這豈不是一思想錯誤，方法顛倒一嗎？這種錯誤的思想，顛倒的方法，是妄想逃獄不是想結案，愈想則想犯人生宇宙的規律，終不得解脫，以至萬劫不復。站在純學理的立場，批評他們的思想和方法，不可說他們真是一不知一呵！國父積四十年之經驗，深知要解脫這個痛苦，必須破私為公。國父說：「我國主張社會主義之學子，當如何斟酌國家社會之情形，而鼓吹一種和平完善之學理，以供政府之採擇乎！——這是國父斥責社會主義之學子，沒有提出完善方法，訂定一平均地權，節制資本——的政策，這就是解決人生的痛苦，力求結案，不是想逃獄。國父又說：「我們改革中國的主義，是三民主義；三民主義的精神，是要建設一個極和平極自由極平等的國家，不但在政治上要謀民權的平等，而且在社會上要謀經濟的平等。這樣做法，才可以免除種種階級衝突，階級間的苦惱。這一段遺教，證明國父破私為公的精神，是不贊成階級鬥爭的。能明白這個道理，就不會被一切似是而非的學說或言論所欺騙。國父的真心清淨，一言一行都是為公，決不像普通一般染污的妄心，只知道是我的房子，這是我的汽車，這是我財寶等等。真心顯露了，就是剷除痛苦的因；苦因剷除了，自然沒有苦果；所以能知則能破私，私破了即可解除痛苦。（未完待續）

漫談人生問題

念生

許懷微又說：對於真正道德的人，所有的生命，都是神聖的，包括從人的觀點看來似乎低下的生物在內。祇有在理有必然的要求下，他才對生命分出取捨好惡，決定何種生命，應該犧牲，以保全另一種生命。

他對於這個原則，曾舉自身的事為例：

我為睡眠病的新治療法慶幸，因為它使我能够處理這從前束手的難症以保全生命。但是當我每次在顯微鏡下看到那些病菌時，我不能不想到我是爲了拯救別的生命，在犧牲它們的生命。

由佛教來看，許懷微的理論，雖有問題，而所舉事例則無錯誤，先就事例而言：細菌是植物，佛教不承認有生命，即或是微生蟲，雖屬動物，佛教在二千年，已知道一滴清水有很多細蟲，制定了澆水辦法，蟲不能因澆而盡，而不禁止飲水。佛教不殺動物，限於肉眼所及，澆水不盡其不忍之心，空氣則不能澆而後吸，用顯微鏡觀察病菌，等於天眼作用，所以不成罪業，菩薩出格高門，寧捨身命，不害細蟲，不是常人境界。如釋迦往劫捨身喂虎，割肉餵鷹，到了制定戒律時，並不責常人以必須作捨身割肉的事。

唯對常人，雖不強其必放棄自己生命而愛護其他生命，亦許其因保護自己生命而侵害其他生命。即是許懷微所反對的「以犧牲別的生命自衛，他的樂生，破壞了別的生命樂生。」根據戒殺用肉眼不用天眼的原則，即或將生命二字，由寬義解釋，認為植物也有生命，植物的殺戮掙扎哀號痛苦，不是肉眼所能見，所以殺害植物，也不成罪業，小乘律禁無故斬伐草木，只是養其不忍之心，與澆水作用相同。這些理由是一貫的，界限是分明的。有人問：「那末蚌蛤螺螄的殺戮掙扎，哀號痛苦，也不是肉眼所能見，爲什麼要戒殺呢？」我說：這是爲

人而說，是自欺而不成理由的。蚌蛤螺螄的性質，不同於草木，也不同於清水空氣及腹中細蟲，誰不知之，不待詳辯。爲什麼許懷微的理論，有了問題呢？因爲他不取植物與動物的分析，也不取天眼所見與肉眼所見的分析，只是在取捨好惡之下決定犧牲何種生命保全另一種生命，而名之曰理有必然。所犧牲的，如僅爲植物，已違背其植物同有生命的主張。若推而至於動物，推而至於人類，則無一生命，不可付之犧牲，而萬物一體之仁遂亡所保全的，如僅限於狹義的生命，已違背其生命不分等別的主張，若推而至於血氣的營養，滋味的享受，器用的製作，耳目的玩好，都認爲與保全生命有關，則更無一事不可犧牲其他生命，而萬物一體之仁，遂亡盡而無餘。許懷微的書，我知道的甚少，若是我所推論的不錯，他就是自己否定了自己的學說。許懷微會說「這是根據取捨好惡」。那末有了取捨好惡，不但承認了生命的價值等別，而且這個取捨好惡之權，由於何人賦予？取捨好惡之分應該怎樣決定？是不是牽於習慣，本於私欲？許懷微又會說：「這是理有必然的要求」，這個理字，是習慣與私欲的理呢？是自發思想的理呢？這要求二字是習慣與私欲的要求呢？是自發思想的要求呢？若說習慣與私欲，安得謂之爲理？既是自發思想的理，也就是自發思想的要求了，但是許懷微又說：

祇有充分信任我們由內心的思想以上述真理的能力，我們才能由心外接受真理。這句話使我駭然，不但心外的真理，必定屬於習慣與私欲的要求，即心內在自發思想外，別有真理，也必近於習慣與私欲的要求，因爲自發的思想即是真理而不是別有真理。許懷微說：

我們所需要的，乃是由自發的思想，發展人心所共有的樂生之心，以成好生的道德，這已說明了真理就是自發思想的發展，爲什麼

要從心外接受真理或者除自發思想之外別有真理呢？既有了自發的萬物一體之仁，而又另有理之所在，的取捨好惡，大約佛教所謂「鉢盂安柄」，王陽明說「不作好惡，非是全無好惡」；只是好惡一循於理」。（傳習錄與薛侃論除花間草）也犯了這個毛病。不說一循於良知，而說一循於理，就是在良知之外，別有所謂理，所以陽明雖主張萬物一體之仁，而又主張宰殺禽獸以養親祀神燕賓，認爲是道理合該如此。（見前文所引）就是求之良知雖有不可，而求之於理則可。陽明會說「一是而專，非而專，輒重厚薄，隨感隨應，不容少有擬議增損」。（見前文所引）而這個良知外的理，正是擬議增損。又說：「吾心之良知，即所謂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於事物物，則事物皆得其理矣。」陽明竟未能實踐所言，讀者若不信這話，我試舉一例，魯僖公三十年，有一個小國君介葛盧來朝，他懂得獸語，聽到牛鳴，他說：「這牛生了二個小牛，都被用作犧牲，牠在那裏說呢？」問起管牛的人，果如所聞，左傳只記到這裏爲止，我們試想這個牛的訴說，是贊美先王規定太平享祭的合理呢，是傷感遭遇悲慘而怨恨人類的殘忍呢？無疑者的屬於後者，陽明對於這事，若不同情於牛，不合天賦的良知，若不維持先王祭典，不令儒教的理，這是良知與理的衝突，且不必援引古事，吾人試身到屠場，見萬獸之殺戮掙扎哀號痛苦，若無動於衷，不是良知，有助於中而仍認爲理應食肉，就是以良知以外的理，銷滅了良知。許懷微所謂理有必然的兩捨好惡，是否與此相同？有人說：「若是全憑良知，必不是以處理世事。」我說：良知只是確立了萬物一體的原則，詳細的節目，則可於不違反原則之下，求之於理。佛教先定了戒律範圍，在範圍之內，神明明之，或格於環境而許其通融，或明知其非而通於懺悔，自可應變而有餘。孟子所謂「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陽明在原則上有了出入，而反在節目上講求良知，不但不是良知並且

不足以處理世事。如王龍溪錄錄記載磨荆川開府維揚，邀龍溪往會，時已有病，遇春泛，日坐治堂，令將遣帥為防海之計。一日退食，問龍溪：「公看我與老師之學有相契否？」龍溪說：「予之力量，固自不同，若說龍溪還未致得在。」荆川以不服，龍溪說：

適在堂遣將時，諸將校有所稟呈，辭意未盡，即與攔截，發揮自己方略，令其依從，此是攔入意見，心便不虛，非真良知也。將官將地方事體請問某處該如何設備，某事却如何追攝，便引證古人作述勾當，某處如此處，某事如此事，自家一點圓明，反覺凝滯，此是攔入典要，機便不神，非真良知也。及至議論未合，定着眼睛沉思一回，又與說起，此等處認作沈幾研慮，不知此已攔入擬議安排，非真良知也。有時奮發激揚，厲聲抗言，使若無所容，自以為威嚴不可犯，不知此是攔入氣魄，非真良知也。有時發人隱迹，有時揚人隱行，有時以不測之賞，加非法之罰，自以為得好惡之正，不知自己靈根，已為播動，不免有所作，非真良知也。他如製木城，造銅面，畜獵犬，不論勢之所便，地之所宜，一一令其如法措置，此是攔入格套，非真良知也。嘗曰：「我一經營，已得勝算，猛將如雲，不如着一病都堂杜陣。」此是攔入能所，非真良知也。這一套話，能折服了當時的唐荆川，而不能欺瞞後人，荆川不免權奇自喜，故為所動。平心論之，所辦的事如違背萬物一體之仁，就是違背良知，雖脫離造作，也談不到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因為那不是聖人之中，聖人之得如合於一體之仁，就是合於良知，即或攔入意見，典要，擬議安排，氣魄播動，格套，能所，未為全非，孔子也講究「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豈能一律處以無為，付之自然。說者謂主張近禪，禪只是佛教的一種，其用在明心

不在應事。但禪家有一動容揚古路，不隨情然機的話頭，龍溪的話，可謂順情然機，失去大機大用，怎能比作禪呢？許懷微不是不懂得這個道理，他說：

未來世界哲學的問題，還不在如何調和歐洲的或非歐洲的思想，而母寧應在如何使推理的思想歸本於自發的思想。

這是主張由自發而推理，自不應在心外接受真理了。又說：

理性思維的深入，最後也歸於非理性，所及的神秘主義，好生的道德的神秘主義，乃理性思維的結果。

理性思維，不能離開好生的道德。因為好生的道德是自發的，所以謂之神秘。此見不是自發之外，別有真理，而理有必然的好惡取捨，只有決之於自發的思想。佛教認為植物無生命，微生虫有生命而非肉眼所能見，祇應在可能範圍，加以愛護，而一切動物之生命，則不分等別，皆神靈不可侵犯，求之每人的自發思想，自無不合許懷微若另有界說，則原則難同而辦法自異，孰是孰非，學者不難根據良知，加以決擇。許懷微又說：

好生的世界觀，是一種道德的神秘主義：如果我們的樂生之心，開始想到它自己和它所存在的世界。我們就將在自己生命中體驗世界的生命，而由我們的行為，把我們的好生之心奉獻於無限的好生之心。

末二句很像限於人類一體之仁。因為只有人類的好生之心包括一切生命，其他高等動物的好生之心限於同類。下等動物，則但知樂生而不知好生。若根據萬物一體之仁，應該說把我們的好生之心，奉獻於無限的樂生之心。一究竟許懷微是不是指人類一體之仁而定呢？不是的，因他對萬物一體之仁，已說得十分透澈，不應捨大取小，而且本文上句也說體驗世界生命，就是指一切生命而定。惟有這

「奉獻於無限的好生之心」一語，究難領會。若不是翻譯錯誤只好存疑。他又說：

我之所以悲觀，是因為我對於世事過程中，因缺乏目的意志而造成的重累，不勝負荷，我難得真的為活著而高興。在我四周，無時不在演出的苦難。不僅見於人類，而且也見於所有的生命，對之我不能不以萬分遺憾，黯然憐憫……但是無論我怎樣為世間苦難的問題憂心，我從不讓我自己為他而失却信心，我永久堅持着一個信念，便是我們每個人總可以竭盡微力，使我們多少有補於時世……我們每個人都必須各自為謀，但是在立志救世上，我們却成了一體……因此我還是樂觀的從童年時起，有一個信念，我也始終堅持不擇，這是對於真理的信念。從真理產生的精神，我相信一定要比環境的勢力堅強……以道德的肯定，指受世界，其中便已具有永久不會喪失的樂觀的意志和希望。因此也永久不會憚於面對可悲的現實，以正視其所以。

(未完)

茲 承 (恕不稱呼)

- 一、董事，孫清揚捐助二百元。
周王青蓮捐助一百元。
黃王圓通、殷金秀芳、張少齊、周本澤、李觀靈、侯本智、時本殿、各捐五十元。
 - 二、讀者：劉董氏、李本慈，各捐助一百元。
無名氏捐助一百元。
鍾伯毅、梵音寺、何廣慶、蔡嚴華各捐五十元，黃河清捐二百六十元。
- 特此 鳴謝

基隆月眉山靈泉寺傳戒期中戒律講演錄

(續二)

南亭

第八，不坐高廣大床，是沙彌戒。
床為臥具之一，高是高度，廣是寬度。佛陀的制度，比丘應睡繩床，繩床的高度為一尺六寸，寬四尺，長八尺，超過了這個尺寸，就是高廣。超過了尺寸，固然叫高廣，假如用精美的原料，如象牙，沉香木之類的貴品，以作床榻，再加上精細的刻鏤，彩漆，紗絹帳幔之類的鋪排，皆叫做高廣。既高且廣，是為大床。

繩床，以草，藤，簾等，編織而成。
睡眠為五欲之一，沙彌初離俗出家，當然不易卒斷，然而結繩為床，鋪草為坐，俾能養精神，資助禪足矣。正不必做效俗人，縱恣身體，貪著睡眠，妨害道業。所以不許坐臥高廣大床。

禪宗的十祖，尊者，晚年出家，侍候於九祖左右，日則披閱三藏，夜間坐禪，一生不著席。後人所以稱其為尊者者而不名。我國元朝的高峯明妙禪師，在天目山西巖，築一小室，定名叫做死關。那個高巖，沒有梯子是不能去的。高峯妙禪師，既登已後，撤去梯子，雖弟子也不得見。內無床榻，外絕給侍，不洗浴，不剃頭。一折脚鐺，併日一食，三年如一日。為求實證，故須真修，古人精神的偉大，我們看到這些典故，真應該慚愧欲死。

同時，識法中有部水懺，水懺的起因，由於悟達國師。悟達國師，俗姓陳，法號知玄。五歲能作詩，十四歲，能誦涅槃經。博通三學，名震當世。當時人都呼之為陳菩薩。李商隱嘗贈以七言絕句一首。詩上說：十四沙彌能誦經，似師年紀祇堪瓶。沙彌誦法沙門聽，不在年高在性靈。後來居京師安國寺，道德昭著，唐懿宗賜沉香寶座，高二丈餘。僖宗賜號悟達國師。二帝的優遇，可謂隆厚之至。祇因一念名利心起，遂夢感一珠入於左股，股肉紅腫，上有異結二字，漸漸變成人面瘡，面目口齒俱備，以食饒之，亦開口吞嚙，醫則痛不可忍。先是，悟達

國師，未顯貴時，挂單京師某寺。挂單僧衆中，一人患黃水瘡，膿血滿身，無人敢近。惟師送水送食，為洗污衣，瘡瘡漸癒。挂單僧愈，將去，對師說：感師厚惠，無以為報，他日有難，當往西蜀彭州九龍山相尋，有雙松為記。悟達國師，此時頓憶前言，屏棄一切，策杖遊西蜀，入九龍山，果見二松於煙雲間。即趨其所，則崇樓廣殿，金碧交輝，當時所遇之挂單僧，果立於門首，相接甚歡，因留宿，並告挂單僧以人面瘡事，挂單僧說，這很容易的事情，殿下有泉，明日以泉水洗濯，馬上可愈。次早天黎明，一童子引師至泉邊，師方掬水間，人面瘡忽作人言大呼說：且慢；我有話說：你知道我們這一樁公案的源流嗎？你是漢景帝時的袁盎，我是景帝錯，你與我有隙。你乘七國造反的機會，唆使景帝賜斬我於東市。我含冤甚久，你十世為高僧，我找你不着。現在你受人主的寵遇，生食著心，乃得乘機索命，今承迴避迴避者，洗我以三昧之水，解彼此之冤，我將自去；你應當珍重修行。師聽之，周身毛骨悚然，魂不住體，連忙掬水洗之，痛徹骨髓，絕而復甦，一經醒來，人面瘡已不見。急尋挂單僧，和蘭若俱失所在。乃知聖賢混跡，非凡情所能測度！因即於其處，立茅庵，後來竟成大寺。我們看吧，悟達國師，十世為高僧，現前以一念貪著心，遂牽動多生以前的宿業。假如出家而為沙彌，仍然貪著歌舞，倡妓，以及衣服，住處的享受，那不如不出家的好。

第九，不非時食，是沙彌戒。

食為飯粥麵點菜蔬羹湯之類，能充饑的東西。時食，是飲食的時候，才得飲食。依佛陀的說法，諸天早食，佛午食，畜生午後食，鬼夜食，出家兒應學佛，則午前為飲食的時間。遵佛制在午前食，是為時食。過午而猶飲食，則為非時食。出家而作沙彌，應遵佛制，非時不食，所以叫不非時食。

依據戒律，嚴格的說：不過午食的午，順此方的習慣而說的。實際上十二時中的午時，包括一晝夜二十四小時中的上午十二時，和下午一時的兩個小時。下午一時在表面上仍然不能算過午，其實已經過午。因此應以日中為度，日影過中一絲一髮，即不能食。然而中夜的一時以後，豈不是午前，應當可以受食了。對於這一點，在戒律中也有規定，謂須明相既出以後，才可以受食。明相，就是太陽尚未透出地面，而其餘光已映照到大地。所以大叢林中以看得出瓦楞一行行的清晰，叫做明相出。子夜以後，明相未出以前受食，也叫做非時食。出家而作沙彌以後，日影過西，明相未出以前，皆不得受食，叫做不非時食。

出家素食，已够清苦，粗茶淡飯，日食三餐，並不為過。何況生命的延續，需要飲食來予以支持。假如繼續素食而後，再加以過午不食，佛陀沒有無益之行，不過午食，應當有其充分的理由，這裏應該分別指出：

第一個極大的原因，憐憫餓鬼道的饑餓之苦，不使餓鬼聞鉢鉢之聲，受饑火燃燒之苦，這是佛弟子，長養慈悲之一道。因餓鬼是饑餓的惡果，饑餓的人，常恨財產太少，從不肯修一點佈施，積一點功德。既死以後，他罪已畢，祇是感到饑餓，所以太陽過西，陰氣轉盛，則群鬼出而尋求飲食。罪大惡極的餓鬼，咽小如針，腹大如鼓，常為饑渴所逼，即使遇到水漿，不變成猛火，即化為膿血，成年累月，不得一食。在家俗人，不能洞燭幽冥，恣意飲食，可算是不知不罪。出家兒受佛明訓，倘於午後，餐後飲食，放恣無愧，使饑餓之鬼，聞鉢鉢之聲，見飯菜羅列，受饑火燃燒之苦。學佛慈悲的佛弟子，居心安忍，所以佛弟子不非時食。
沙彌律儀增註引處處經上，佛陀曾經說過，日過中不食，有五種好處：第一、可以減少欲念。

第二、可以減少睡眠。第三、減少為晚食而奔忙，可使心趨於寧靜。第四、減少下風。第五、身不粗重而獲得安穩，亦少疾病。有此許多好處，所以不非時食。

還有，出家學佛，目的在了解生死。生死的根源，由於貪欲。貪為五欲之一，飲食充分，則色力強盛。色力強盛，則多欲念，多睡眠，增長貪求，不生厭足。八大人覺經第一覺悟說：「世間無常，國土危脆，四大皆空，五陰無我，生滅變異，虛偽無主，心為惡源，形為罪藪。」出家兒應當常常的存此觀察，覺照，沒有時間去為這腹血袋子，臭皮囊多食多睡而荒廢道業。

頭陀十二行中，比丘應該日中一食，樹下一宿，後來人不能行苦行，允許明相出後，日未過中以前，皆可受食，因此就增加了一頓早食。早中兩餐，足以資養生命。所以，佛陀在遺教註上說：「汝等比丘，受諸飲食，當如服藥，於好於惡，勿生增減。趣得支身，以除飢渴。如蜂採華，但取其味，不損香色。比丘知爾，受人供養，趣自除憊，無得多求，壞其善心。」因此，蓮池大師，對於現在人的晚食，也有這樣的一段議論。他說：「今人體弱多病，欲數數食者，或不能持此戒，故古人稱晚食為藥石，取療病之意也。必也，知違佛制，生大慚愧，念饑鬼苦，常行悲濟。不多食，不安意食，庶幾可耳！」

還有一個說法：原始的佛教，出家兒，無論是沙彌，或是比丘，三衣一鉢，乞食為生，隨方設化，無固定的居處，除禪通而外，別無營求。尤其是午後，儘可以經行靜坐，不須多氣力，所以早中兩餐，或祇日中一食，可以維持其精神與體力。佛教傳到中國來，也許受了大乘經教，一切資生事業，皆與實相不相違背的影響，所以浸假而安置田宅，畜養人民，墾土掘地，種植田園，積蓄財寶，參與世事。新世紀以來，生存競爭，佛教徒更不能離世而獨立，二十四小時中，僅六小時可以進食，十八小時禁食，實在不是事務繁重，道心輕微的我們所能接受。然而畢竟還是有人守持戒律的，我們不能借事務繁重以自文飾，祇應敬佩並向通中不食的道友去看齊而大生慚愧，似乎唐宋之間，大叢林裏，還是過午不食，這在典籍上是可以看得出的。

第十、不捉持金銀生像寶物，是沙彌戒。

我們這裏喊金銀，胡人喊金銀為生像，因為金子生來就是黃的，銀子可以用石黃一煮，就可以像金子，像者，似也。這一句胡語，由印度僧人帶到中國來的，金銀生像，這叫漢語，胡語又用，這個辦法，是很蹩腳的。印度呼金為蘇伐羅，銀為阿路巴，與我們的金銀，同樣的有名無義。寶物，除金銀而外，加上琉璃，珊瑚，瑪瑙，珍珠，琥珀，以及現在最有價值的鑽石之類，皆是很寶貴的東西，所以叫寶物。不捉持者，出家而為沙彌，於金銀寶物，不但不應該儲蓄，用手去執取一下都不可以，因為有執取之行，就表示有了貪著之意，故捉持亦在所必禁。

佛在世時，僧皆乞食，不立煙爨，衣服房屋，皆由外緣。所以金銀珍寶，於出家人成無用之物。有心捉執，則增長貪心，妨礙道業，少欲知足，謂之何哉！

多數的人，都看過三國演義的，三國演義上有一位名士，姓管名寧，志行清高，和一位姓華名歆的結為朋友，同一張桌子讀書，彼此皆以聖賢自期。有一天，兩個人共同鑄銅。管寧鑄出一塊很大的金子，他把他當瓦礫一樣，看也沒有看一下子。華歆却俯首拾起，詳細的把玩，然後還把它放到地下。管寧因此知到他的心，不甚乾淨而鄙視其為人，和他割席分居。後來，華歆附曹操，官為尚書令。曹操欲試漢獻帝皇后伏氏，並其二子。伏氏藏壁中，華歆就壁中，牽皇后出，為操幽閉暴室，饑餓以死。華歆後來的為逆，早於當初玩視拾金的時候，就種下了種子。因為懷著貪心的人，利祿所在，什麼殘忍的事，都做得出。永嘉大師證道歌上說：「窮釋子，口稱貧，實是身貧道不貧。貧則身常衣葛屨，道則身藏無價珍。」在家清高之士，見金

尚且不顧，況佛弟子，衣服，飲食，居處，都賴信施，蓄財何用。

沙彌律儀要略增註上，特別引了兩個故事。增註上說：昔日大目犍連尊者，携一沙彌名叫專頭，飛到雪山阿耨達地上坐禪，沙彌看到池邊，有甚多的金沙，便勸他要帶回金沙，著佛陀澆灌下。目連尊者從禪定現，乘空而還。沙彌因身懷金沙，為非人所持，不能飛行。目連回顧，急令沙彌捨去金沙，仍即乘空同返。此其一。

又有一比丘，領一沙彌，歸看親里。半路上有非人，化作龍王，右繞沙彌，散花供養，口中稱讚。沙彌探問親里已畢，欲還原處。親里贈以錢帛，俾作川資。沙彌持到中途，非人復化為龍，左繞沙彌，以沙土洒沙彌身，口中出言，汝失善利，出家修道，而捉錢行，沙彌駭極而啼。比丘急令將錢捨棄，非人復右繞，散花，稱讚。

我們也會聽到傳說：過去有位老和尚，藏得有一兩金子，金子放在他臥鋪的對面窗櫃上一隻小盒子裏。老和尚將要死的時候，兩隻眼睛，釘住那隻盒子。至老和尚死後，料理後事的人，知到那盒子裏，必定有東西。打開盒子一看，裏邊除開幾兩金子而外，還有一條小蛇。這一條小蛇是誰，大家可以不言而喻。為這幾兩金子，一轉眼間，人畜異途，危險哉！

學佛貴在心性空靈，一有貪著，即為境所轉，這是不捉持金銀寶物的理由。

以上的十條戒，前四條——殺盜淫妄——是性罪，性罪者這四種行為的本體是罪。即使不出家不受戒的在家人，犯了這四種惡行為，照樣的要遭罰墮落。同時這四種戒，也是出家人的根本戒，所以比丘戒，菩薩戒，在家人的菩薩五戒，最前面的四條，都是相同的。犯了這四戒，不容許懺悔，等於一棵樹的根已經斷去，不復再生，所以又叫根本戒。後六條——不飲酒至不捉持金銀寶物——是遮罪。遮者禁止，經佛陀禁止，佛弟子也自願接受而後毀犯了，方才有罪。假如不自覆藏，深生慚愧，猶

許悔悔，還得清淨。所以經上說：是戒能為比丘戒，善謹戒，乃至無上菩提而作根本。

戒律從行為上說，一一皆其別相。身口為行為之工具，心意為行為之主體。身口所須，頗難確定。所以從略的一邊說，則為沙彌十戒；從詳細的一邊說：雖比丘二百五十戒，比丘尼三百五十戒，菩薩十重四十八輕戒，也未必能盡止諸盡。

細教從心體上說，可以得其總相。如金剛經上說：「不入色聲香味觸法而行佈施。」祇此不入色聲香味觸法的八個字，可作持戒的總相看。以身口意三者的行為，憑他複雜到什麼程度，都不能越出六塵的範圍。就以沙彌十戒來說吧！第一，不殺生戒，如以殺人為殺生，人之所以殺人，還不為了權利財色，財利屬色，男女色屬觸。如以殺異類為殺生，當然是為了貪口味，味屬味塵。第二偷盜，亦不出財利。第三，淫欲，財利屬色，淫欲屬觸。第四，妄語，人為什麼要打妄語，也無非是起瞋取財色的利手，財色仍屬色塵。第五，不飲酒，酒有刺激性，可屬味觸二塵。第六，不著香華鬘，不香塗身，很明顯的屬香觸二塵。第七，不歌舞倡妓，不往觀聽。歌舞，屬聲塵，跳舞屬色觸二塵。第八，不坐高廣大床。坐臥高廣大床，屬觸塵。第九，不非時食。非時食，則為貪香味二塵。第十，不捉持金銀寶物。金銀寶物，可屬色塵，但錢能通神，有了錢什麼都可以辦到，所以也可以說通收六塵。所以出家作沙彌而學佛，不為貪財利口味而恣殺生命，故受不殺戒。不為貪取他人財利而偷盜，故受不盜戒。不為身體上的觸樂而犯不淨，故受不淫戒。不為貪求權位，財利，聲色而行詐，故受不妄語戒。不因貪味觸二塵而飲醉性飲料，故受不飲酒戒。為遠離香觸二塵，故受不著香花鬘，不香塗身戒。為避免身口過，遠離色聲二塵，故受不歌舞倡妓，不往觀聽戒。為避免貪著睡眠，身離觸塵，故受不坐高廣大床戒。為離過中之味塵，故受不非時食戒。為斷五欲六塵之資助力，故受不捉持金銀生像寶物戒。是以以禪為出發點而論持戒，則無論四

禪，或三乘聖者，皆從禪定中發出一種止惡防非之作用，自然合乎律儀，所以有定共戒，道共戒的說法。未得無漏道智而學習修禪的人，雖然對於戒律不去條分縷析，然而貴在時時覺照，不使此心，奔放流逸，向外馳求於六塵境界，可算是把握住戒的樞紐。金剛經，不入色聲香味觸法，是名須陀洹。仔細玩索，祇此兩句話，就包括了戒定行證在內。所以禪門對於戒，妙在得其總體而分佈於四威儀中。若說禪人不持戒，或不須持戒，都是錯誤。戒還有開遮的說法。遮是遮止，已如前說。開

者遇有特別事緣，允許暫開，事緣已過，立即就要恢復守持。惟此祇限於後六條的遮戒，前四條的性戒，則絕對禁止。

然有所謂方便妄語者，如在食時，至親友家，親友詢問，曾否喫飯？如果答復他我已喫了，其實沒有喫，祇是怕叨擾親友罷了，這是在人情上說：不能算有多大過失。或其他為急人之難，方便權巧，有慈悲利濟性質的，都不算有罪過。第五，不飲酒戒，如有重病，非酒則無法療治。遊醫生之囑，告諸大眾，然後可飲，病愈即止。除此以外，一滴不得沾唇。第六，不著香花鬘，不香塗身戒中，包括了綢緞皮毛的衣服在內。對於

皮毛衣服，律中說：七十歲以上的人，非皮毛不暖者，允許服用。第十，不非時食戒中，如有重病，午後非進食不可，遵醫師囑，隨其所需，而進飲食，病愈即止。

同時，每一條戒中，皆應有不自作，不教他作，也不得見他人作而生隨喜之心，甚至讚歎其所作。這都是在前面的戒條中，所謂及說而補充於此。

(沙彌戒完)

以上多取材於蓮池大師沙彌律儀要略與宏贊大師之增註

中華佛教文化館印大藏經委員會章程

- 第一條 中華佛教文化館因接受中國佛教會之議決及大德名流善信之發起印大藏經為尊崇法寶慎重印務特組織委員會辦理。
- 第二條 印大藏經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辦理規劃印校訂發保管及經費收支全部事宜。
- 第三條 本會委員二十五人至三十一人由中華佛教文化館館長聘當代緇素大德任之中華佛教文化館館長為當然委員。
- 第四條 本會由委員會公推委員五人為常務委員辦理日常事務。
- 第五條 本會由委員會公推委員三人為監察委員監察審核本會印校訂發保管及經費賬目等事項。
- 第六條 本會每六個月開全會一次每月開常會一次必要時均得召集臨時會全會由常務委員召集之常會由常務委員輪流召集之開會時互推一人為主席。
- 第七條 監察委員應列常會每次至少須有一人出席。
- 第八條 本會得聘請緇素大德若干人為顧問。
- 第九條 本會設總務會計文書宣傳四組辦理會內一切事務各組幹事若干人其人選由常務委員會選聘辦理規則另定之。
- 第十條 本會得於國內外重要地區設辦事處辦理宣傳流通事宜各設主任一人由常務委員會聘任之。
- 第十一條 本會委員顧問及各地區辦事處主任均為無給職但各組幹事得酌給津貼由常務委員會議定之。
- 第十二條 本會以全部大藏經印發保管及一切會務清理為終止日期委員任務同時終了。
- 第十三條 本章程經全體委員通過呈報中國佛教會並當地政府備案。

六月十九日觀音誕辰的歷史

• 莫麗嫻 •

隋朝仁壽年間，山西省的南五臺山，發生了一種很奇怪的現象——龍精食人。那條龍，因為日子久了，所以得到一些妖通，變成一個道人，於是帶着些丹藥，在長安北市懸壺問世，自稱為活神仙，並且脫食了他的藥，一定可以白日昇天的，長安市上的無知人民，也很相信他，果然有的吃了，就不知去向，人們便以為真正的昇天去了。

正巧那時來了一位高僧，他知龍精作祟，爲了要救護人民，就在南五臺山頂蓋了一間茅蓬，朝夕參禪入定。龍也奇怪，自從那僧人到了之後，就沒有會白日昇天了，原來是那僧人以不可思議神通，降伏了熱惱的毒龍，毒龍得到了清涼，就安安靜靜的居住在山巖洞穴內，不再出來搔擾人民了。

當地的民衆，感謝僧人的恩德，就將他怎樣救護人民的經過，奏上朝廷，朝廷爲之感動，就在南五臺山的山頂建築了一座寺廟。當時的人，尤其是做官的，都受了僧人的教化，有些還要放棄了官爵，跟着僧人出家，最奇的，連那山上的猴子和各種野獸，都受了感化，好像家畜一樣馴伏，常常在寺院裡往來，牠們並不侵犯客人，客人亦不打擾牠們。又有許多多的鳥雀成群結隊的在樹枝上停留着，好像要聽那僧人誦經說法似的。

那間寺廟建築已有一年的歷史了。一天，那僧人召集大眾說：「我要歸西了，你們好好的修道啊！」真的，他沒有任何的疾病，便安閑自在的示寂了。那天，正是六月十九日。當時滿山都籠罩着一種特殊的香氣，大霧遮蔽了整個天空，山上的鳥獸，奔跑悲鳴，真是令人難過！樹木也完全變作白色。當地的人民和寺裡的和尚，就把目睹的事實，一五一十的奏上朝廷，朝廷派了大官到寺廟拈香。那

時遍野都是人民正在將他的遺體送去火葬，不知怎的，天老爺忽然黑暗起來，突然又變作銀白色的世界。凡是在場的人，莫不聽到空中發出一陣陣簫鼓琴笙的聲音。山岳都搖動了，又有五色的彩雲散佈空中，四週的空氣，馨香撲鼻。忽然東邊的山頂上，顯現出一道黃金橋，橋上一排排的天仙，個個手裡拿着幢幡寶蓋，隨風招展，滿天落下繽紛繽紛的金花，可是還沒有落到地面，就消失了。接着，南五臺的山頂，出現百千萬道寶光，輝煌奪目，教人欣賞不已！又在重重光影之中，現出一位觀音菩薩來。菩薩自在莊嚴的寶相，艷麗人天的聖容，趁着飄飄欲仙的珠衣，金光閃閃的腰絡，不但世間所未見，就是竭盡了畫師的幻想，亦不能描寫出菩薩妙相之一毫。當時滿山遍野在家出家的群衆，沒有一個不看見菩薩的慈容，也沒有一個不悲喜交集涕淚沾衣，異口同聲的稱誦：南無大悲觀世音菩薩的聖號，猶如小孩之重見慈母一般。經過了一段時間，他們才知道那個已經圓寂的僧人，就是觀世音菩薩的化身呢！

自從這件事發生以後，經過了數月之久，南五臺山仍然留着一陣陣的奇香，那時有一位官做劉左僕射的高大人，把這些事情，一一申奏朝廷，皇

影印大藏經預約辦法

- 一、全藏二千二百三十六部，九千〇六卷，模造紙十六開本，五萬四千七百七十八頁，精裝五十五冊，平裝一百一十冊。每部訂價新臺幣三千元，國外郵資按實需另算。（本館印有藏經樣本，函索即寄）
- 二、全藏分兩年半出齊，第一年二十冊，第二年二十冊，第三年十五冊（均按精裝計算，精裝加倍）並外加目錄一冊。
- 三、訂戶分按年付款與按月付款兩種辦法，均須於訂立預約時交預約金新臺幣二百四十元。按年付款者，第一年開始交新臺幣一千二百六十元（連預約金共一千五百元）第二年開始交新臺幣一千五百元（總共三千元）按月付款者分二十四個月，每月交新臺幣一百二十元（兩年交齊，連預約金總共三千一百二十元）。設將來物價有大波動，得按照物價指數予以調整。海外匯率以本年九月底美匯爲標準。
- 四、預約訂戶，八月一號開始登記預約，九月底止，交款辦法，國內訂戶由各各地第一商業銀行匯兌轉北投分行本館帳戶（甲種二五二）。國外由我國各駐在地銀行匯兌臺灣銀行轉本館。
- 五、本藏第一次（第一年）經款收齊後，兩個月內即開始印經，按月奉上，可出二冊，隨出隨寄。
- 六、本藏由臺灣「中華佛教文化館」影印發行，訂戶交款寄書統請直接洽辦。
- 七、凡預約大藏經者，其芳名附印於經後，以資紀念。
- 八、凡欲預約大藏經者，請來函索取樣本及預約單。

中華佛教文化館謹啓

帝看了表文，不覺龍顏大悅，歡爲稀有，於是下了一道聖旨，勅令寺裡的和尚，收取僧人的舍利，建築一座七級寶塔，至誠供奉；同時，皇上又親自揮動御筆，題個橫額叫「觀音臺寺」。又撥出山林和田畝丁字形有一百多畝，每年派遣官員到寺廟進香，並且剃度了很多僧侶設齋供衆，廣設法筵，弘揚佛法。到唐朝大歷六年，該寺就改爲聖壽寺。至宋朝太平興國三年，又有五色的圓相及五彩的祥雲，前後出現六次，因此又號爲圓光寺。現在佛門規定每年六月十九日爲觀音聖誕者，就是由這一段因緣而來的！

為甚麼要念佛？

吳慈松 記

——星雲法師在宜蘭念佛會講——

各位同修蓮友：

兩三年來，每逢我們週六念佛以後，照例都要講一點念佛的道理，今天也不例外，所以仍然講一點念佛的問題。

生命的過程

每個人都有一個生命，生命不單是指的我們數十寒暑的色身，要知道我們生命活在無限的時間中，本分有三個過程：一是過去，二是現在，三是未來。過去的已經過去了，我們除了懺悔宿世的業障以外，已經沒有留戀追懷的必要。最要緊的是我們應把握現在的生命，和使未來的生命得救。

最恐怖的問題

對現在的生命，以及對未來的生命都有着最可恐怖的問題存在。

我們對現在的生命最恐怖的是什麼問題？是怕沒有飯吃嗎？沒有房子住嗎？不，對這些資生的東西沒有恐懼的必要，最恐懼的是我們無明煩惱的心靈盤據在身心裏妨礙我們的道業和慧命啊！

人的衣服襤褸的時候，可以換下來洗洗；人的身體有垢穢的時候，洗個澡以後就很清潔；但是，心裡黑暗，被貪瞋邪惡充滿了的時候怎麼辦呢？

對現在的生命固然恐怖，但對未來的生命更應恐怖。對未來的生命有什麼可恐怖呢？怕地震，怕空襲，怕死亡嗎？不，這些雖然威脅人的生命安全，可是比這更可恐怖的是死後沒有一個去處。

人生都免不了一死，死後到什麼地方去？若不知道這個問題，那是多麼悲哀的事！

得救的法門

做人既然最要緊的是把心中黑暗的陰影除去，讓心現出光明的本體來；以及要讓未來的生命有個歸宿的去處，最便當簡易穩妥的得救法門就是念佛。

平時，我們天天在念阿彌陀佛，就是想要以佛號的甘露水洗去我們內心的塵垢，以便將來仰仗阿彌陀佛的接引，有個極樂世界的歸宿。

說起念阿彌陀佛來，大家總以為光念這一句佛號，沒有什麼難處，甚至就輕視這個法門。但是，真正的念佛，決不是這麼簡單。一句萬德洪名的阿彌陀佛，念在口中要明明白白，聽在耳中要清清楚楚，想在心裏要分分明明，如能這樣，身口意三業清淨，我們和佛國距離就不遠了。

兩面心和兩個世界

人的心有善有惡，世界也有樂有苦，要把惡心轉為善的，要從苦的世界走向樂的世界，唯一的妙法就是念阿彌陀佛。

可是，一般人總不大注意這個問題，他們身體病的時候，知道去找醫生治療，而心裡上那些貪瞋癡的大病，為什麼不用大醫王的阿彌陀佛來治療呢？再說，住在窮鄉僻壤的人，也知道想種種方法到都市上享受物質的生活，但生活在八苦交煎的婆婆世界上的人，為什麼不想法往生極樂世界去呢？這不是眼光太短視了嗎？

人的心好比田一樣，田中本來長着青青的禾苗，若是不化工夫灌溉培植，將來就會給雜草蓋覆，沒有好的收成。如要好的收成，一定要把雜草除去。念佛就是這樣，把心田中惡念的種子除去，讓善的禾苗生長起來。

在這個婆娑世界上，好像住的是燃燒着無常和生老病死的住宅，在這裏面，處處都埋伏了覆亡的危機，聰明的人對它還有什麼留戀，為什麼不走到

一個清涼安樂的地方去呢？

人之死後，一定要從這個世界走向另一個世界，正等於做女孩子的一定要出嫁到別人家裡去一樣，女孩子出嫁時，還要選擇對方的家庭好不好，為什麼做人不為未來選擇一個極樂的世界呢？

念佛的功用

阿彌陀佛的聖號，像萬道的慈光，心靈上的佛音響起，無明煩惱就會隱蔽，那時候沒有貪高我慢，沒有貪瞋邪惡，有的是平和，有的是安穩，人格因此就逐漸的完成，佛陀和我們也就靠近一起。阿彌陀佛的聖號，是無量的久長，無量的壽命，日日不忘阿彌陀佛，就可蒙佛接引，往生西方極樂世界，蓮花化生，永遠不受生老病死的痛苦。

如何念佛

要祈求得阿彌陀佛接引的人，除了一心稱念阿彌陀佛的名號是正行以外，照無量壽經指示我們的，修學淨業的人要能做到以下三點助行：

- 第一、孝養父母、奉事師長、慈心不殺、修十善業。
- 第二、受持三皈、具足眾戒、不犯威儀。
- 第三、發菩提心、深信因果、讀誦大乘、勸進行者。

很多人都以為修學念佛法門很簡單，照這樣看起來，有人又要以為很難，但這不要過慮的，往生有品位的高低，上品上生和下品下生，同樣的都會受到阿彌陀佛的庇護。

我們念佛的人，信仰阿彌陀佛，信仰極樂世界，信仰自己決定可以往生，這個信，一定要信得真，真實；我們念佛的人，一定要厭惡娑婆的苦，欣樂的樂，誠懇懇懇的發願往生；我們念佛的人，並不勞而獲的得到好處，我們一定要身口意三業相應的老老實實來念佛，來做善事，我們靠著阿彌陀佛，也靠著自己。

我們大家都來念佛，對我們現在的生命就不會恐懼，因為心地光明，現在的生命就會擴大開來，未來的生命也有一個好的去處，希望大家以後就多來念佛。

佛國新語

(續完)

樂觀

五、佛也照樣勞動

出家的比丘，在緬人的眼光中，無疑地是特殊階級，當作佛一樣的尊敬，茶水飯一切等等，全是在家人敬奉到手上，比丘那是絕不會親自動手做事的，儼然是一尊活佛，可是，在某種情形之下，佛也同平民一樣，照樣勞動工作，並不是人們想像中像一尊木偶。有時緬僧勞動工作的精神，還超過我們中國叢林「行單」一般苦惱和尚之上，說來真有點使人不大相信。不錯，緬僧平時在俗人面前是要擺一副尊貴身份架子，如果去透視一下，那完全是爲了他們身上披的那件如來衣的關係，爲了尊重那件袈裟，不得不爾。他們平常在寺裡則另有一副面目，除戒律所限制的不作，其在戒律範圍以內的事不論大小細細的事，悉皆操作，上自方丈，下至清衆，皆是一樣勞動，並且都是出乎各人自動，少有被動者，不論是屬於那一派，其情形都是相同。我現在住的這所細寺，屬於「瑞景派」，是個只重修持不重講解的古老寺廟，我就來談一談本地風光吧。

本寺因爲是一所古廟，房屋建築也多半是古派形式，樸實簡單，沒有什麼花色。方丈和尚住的房間，有一部份因爲年久失修，牆壁木柱受了風雨的剝蝕，破爛不堪，再不修理，就有全部倒塌的危險。一天，我向方丈提說這件事，他笑了一笑說：「我們緬甸比丘，從來沒有像你們中國和尚那樣修繕塔廟，都是由在家人信徒自動發心布施。等到那一天有了發心的施主來布施，才談得上修整的話，此時只好聽它腐敗了。」我看房子那種破敗情形，恐怕今年雨季都難維持過去，要是等候施主自動發心來修理，那不知在何年何月了。於是我向他們提意見，由我向中國護法方面去磋商，請中國信徒

捐助修理，方丈和尚對我的意見倒也無可無不可，結果我的中國護法吳管書君捐助了兩百緬幣，同時寺裡一般緬甸護法，看見中國信徒如此發心，他（她）們也隨喜捐助了兩百緬幣，照全部工料估計，還缺少半數款項，然又不能再向施主勸募，我認爲這件事短時間恐怕還是不能如願，倒很發愁。方丈和尚對我說，不要焦急，既然有了四百元，尚欠的半數，不用再去募化，他說自有辦法，我以爲他故意說開心的話，因爲他本身是很清苦的，我且看他怎樣的辦法？

過了幾天，方丈和尚自己畫了一個圖樣，設計需要多少木料，然後他親自到木廠把木料買回，木料是有了，但是木匠泥匠的工資還是無着，這時方丈和尚的辦法拿出來了，他只請了一個木工量大小尺度，就發起全寺比丘總動員，大家捲起袈裟，帶着鋤木，挖土，打眼，栽柱，釘板，蓋瓦，方丈和尚也同樣爬上梯子，忙個不亦樂乎，整整幹了十多天，全部修理完成，這樣，就節省了二百多元的工資。他親自去買木料，當中無人揩油，又省去若干錢。他們這種動作，確實合乎經濟原則，最令我感覺奇怪的，是那些比丘個個都有泥木工智識，做起來，都能駕輕就熟，又快又好，我向他們笑說：「大概你們都是當泥木工出身？」他們却輕飄飄地答道：「這算什麼，這些技能凡是當比丘的都會有的，如果在深山住茅蓬，不會這個那還行嗎？」我見到有許多細僧還會行醫治病，也有會裝置電燈的，會修理鐘錶的，他們閑空時，對這些工巧技能，都很感生興趣學習。本來佛的五明之學（聲明內明因明工巧明醫方明）是比丘當學的，因爲他們在出家這個階段中，學會了這些技能，所以返俗後，大都能够自立謀生。

一、愛護袈裟不要命

釋迦佛涅槃後，除留下他四十九年的言教法化外，留給出家弟子們的唯一信物，就是一襲袈裟和「飯鉢」這兩件東西，南傳佛教比丘把這兩件物確實當作命根子一樣的貴重愛惜。那件如來衣——袈裟，是披在身上晝夜不離的，飯鉢，每天更是少不了它，不管走到那裡，都是要帶在身邊的，這兩件東西，就是南傳比丘的兩個法寶。出家比丘在入羣中之所以顯得高貴，也正因爲是有這兩件東西，如果不是有這個，又安得受人們的禮敬？因之，比丘們一個個都是特別重視它，我這裡且來談一個緬僧爲了護持這件如來衣，寧可捨命的壯烈故事！

這件事，發生在英人統治緬甸時代，仰光有一細僧，因病到醫院去診治，那時的醫院，全是英人開辦的，醫生看護也全是基督教徒。照醫院規則，凡住院留醫的病人，一律要脫去自己隨身衣服，另外換上醫院裡病人穿的白色衛生服，這件事，在緬甸佛教習慣上却是犯上忌諱了，要他脫去黃色袈裟，換上白衣，那等於強迫他捨戒還俗，比丘當然拒絕，堅持不脫袈裟。院方表示不換衣就不給他診治，不給藥吃，當時那個比丘覺得在強權之下，一個不可理喻的基督徒面前要護持這件如來衣，那是辦不到的，只好拿生命去拚！爲了替全體比丘爭自由，也非如此不可，於是他就死在醫院中絕食，向院方抗爭，結果，他竟餓死在院中。緬甸佛教之所以維繫一千數百年不致敗壞落而今且有發揚氣象就全靠他們這種不屈的精神，他死後細人爲了景仰他護戒犧牲的精神，特地給他鑄了一尊銅像，安置在大金塔南門路邊一間亭子裡，以供四方信徒瞻仰敬禮。（民國十九年我首次來緬遊歷時曾經去參觀過，惜乎那尊銅像現在不知去向，據說在二次世界大戰中被日軍搗毀了）那個比丘這樣死去之後，醫院一般基督教徒也都受了他的感動，從那時起，凡留醫院診治的比丘，聽其穿著袈裟，不換衣服，今日佛教比丘到英人醫院診治能得到許多自由，都是那位比丘的生命換來的。

含笑山房隨筆 (十二)

胡國偉

三、我為何信佛

十八、皈依心老如獲珠寶

民國三十六年三月，我客南京，一日，蘇汝詮居士來告余曰：「莫愁路有好友處，你願意麼？」我說：「云何爲好？」他道：「心道法師在普照寺講經」。我問：「甚麼經」？他答：「金剛經」。我想：多年前，我在獄中首先聽見朋友誦金剛經，隨後我借閱一週，這是我接近佛法的初緣。自然，那時看不懂，許多名詞都陌生，甚至「三藐三菩提」，也自作聰明地解作三個小菩提果子，是可食的。如今聽蘇居士所說，似搔癢處，便問：

「講的好不好？」

「很好。」他誠實中帶點笑容。

「有沒趣？有便去，沒就拉倒！」

「有，去吧！」

我們坐黃包車，向莫愁路進發。

路名莫愁，以有湖故。莫愁名湖，以鮑妃故。鮑妃名莫愁，以恩寵故。『妃子無愁君莫愁』，我們從這詩句，便可意會此中故事。這是帝王艷史，冤叙。不過，字以表義，無愁就是愉快，莫愁是教人破除煩惱障，以是義故，這樣一條路，頗值得走。到了一間古寺，頭進駐軍，我們從甬道到二進正殿。左男衆，右女衆。佛殿前設法壇，壇前低一級設香案等事，戒定慧三香線繞，鮮花微妙香潔。我正定靜看經文，一個不老不少的和尚忽然叫起來，激動我的小心靈跳幾跳。我問蘇居士：「幹嗎」？他說：「禮請老法師」。如是三聲拉得長長的。

少頃，又聽得三聲「老法師來了」！聲音也是長長的。大家起立合掌，我皈依心老時，已學會這一套，也依樣畫個葫蘆，合一合掌，彎一彎腰。這時

道場肅穆，寂然無聲，只見三位和尚捧著香，從殿右側緩步魚貫而出，隨後一沙彌捧一漆盤，有物突起，上覆黃布，再後就是心道老法師，看來並不老，只是四十來歲。他穿大袍，披黃色水田袈裟，莊嚴。我心中欽羨，如是思惟——將來能作這樣傑出的和尚，也還不難。捧香的上了香，捧盤的遞置案上，左右分開，法師居中，上前拜了三拜，又平身跪下，拿起檀香，手指不知怎的轉一轉，雙手舉起來，合掌一拜，又可像雙手放在額頭，不知是否「額手稱慶」？我當時尚不懂佛門禮節，不識甚麼明堂，只好一言以蔽之，曰：「行禮如儀」。

法師升座，作阿彌陀式手印跏趺坐，信衆弟子紛到案前膜拜。此刻梵音悠揚悅耳，我對蘇居士說：「真好聽」！他回一聲：「唱甚麼」？我說：「不知道」。他引笑地問：「唱的曲都不懂，怎的就曉得好聽呢」？我談諧地答：「喻同見四子，何必知其名字，才曉得美」！

讚聲歇，大眾坐下，小沙彌端上漆盤，法師揭起黃布，我以為有甚麼果子供衆，原來就是我所要聽的——。

開扉已好幾天，因此，『如是我聞』，我未得聞：長老須菩提怎樣『即從座起』，也沒得見。說來，已到『東方虛空』境界。我初看金剛經，覺得空空洞洞，現在聽來，還是一樣。空有空的妙，空能容物攝理，耐尋思，「其味無窮，皆實學也」。要是硬幫幫的，就沒內涵，連錫助也不如，食之無味，嚼之不爛，棄之也不惜了！不，這取喻不對，佛門清淨地，沒得這東西。像我這樣一個初機人，聽如是甚深微妙經典，自是等同蚊蚋牛角，怎鑽得入？好在，心老說法圓融，善巧方便，到了非言語文字所能表達的難解處，就簡些與經旨有關的故事來襯托。我這樣一面聽經，一面聽故事，便生歡喜心，煞是有趣。

最難得的，一位挑果子跑街的小販，把金盤生意擺在門內，拿著兩個果子供養佛，然後捧捧衣角，規矩短三跪三叩，他比我高明，懂得禮法，總算佛緣比我深。他比在我後排，我便回身問他：「老兄，你不做生意去」？他笑道：「佛法難聞，生意隨時可做」。真了不起，我再問：「你是天天來的」？他說：「是的」。我笑著：「你聽得很有趣麼」？他點頭：「故事說得好」。原來他也愛聽故事，和我的根基差不多，還未入理。我就是這樣被接引，天天依時和蘇居士到普照寺去。果子小販，亦復如是。

時光溜得快，四月七號經功德圓滿，預定次日即時放生，辰時舉行浴佛節及皈依式。我和蘇居士同舊法益，都填了表，然後回寓晚膳。初發心人特別熱切，化緣時，我袋袋不平安，空空如也，我當晚把放生錢送去，了却心願。時在亥初，佛殿只有一盞小紅光的長明燈，靜悄悄的，我輕步上前，忽見一人盤坐椅上，屹然不動，我吃了一驚。原來他靜坐，像我這樣跳跳蹦蹦的，當然不了解個中禪悅佛趣。轉眼看看右僧房有燈光，才把樂助放生款送進去。

次日卯正，到寺看放生。鳥類在籠中知知者者——這大抵是鳥語：「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正是一首現成的放生歌。稍待片時，牠們就可回復自由，「天空任鳥飛」，其樂爲何如也！魚類在盆裏，只是亂亂跳，不會說話，想是歡喜過度，話說不出來，因爲「海闊從魚躍」，牠們馬上就可跳出鐵幕（盆上鐵絲罩），回到牠們的自由世界去。心道法師在飛酒兩類衆生前誦經念咒，灑過法水，再領四衆繞天階行一週，大家口中念念有詞，我却像金人三緘其口。南郭先生爲齊宣王吹竽，在三百人中，動動把嘴，還可充數；我（下轉第七頁下）

環島弘法記 (續第六期)

煮雲

人生無常的可怕

有一位李泉醫生，是臺東有名的詩人，並且很有一點小名氣，我到臺東時，他也頗喜歡參加旗幟歡迎，江鳳程居士介紹與我相識，並希望把他度來信佛皈依，我與他談了幾句話，請他來參加聽講念佛，可是他都是因「不得閒」三字所阻，不能正式來聽一次經，念一天佛，我們還希望念佛會組織好再請他出來參加，那知「無常」大鬼，不期而到。我到臺東第三天夜裡這位「不得閒」的醫生，已給一命嗚呼與世長辭了。第二天消息傳來，莫不為他嘆惜，更覺得無常可怕。白天還是好好的與人看病，那知道夜裡自己就急病死亡，平時「不得閒」這一次永久的閒下去了。記到這裡我想起前人的四句詩說得很好。他說：

「勸君行善無錢（有也無）

大禍臨頭用萬千（無也忙）

勸君修行不得閒（閒也忙）

無常一到萬事休（忙也去）

李泉先生就是這一類的人物，勸他來開法念佛，他回「現在不得閒，有時間我一定來參加」，那知第二天無常鬼就找到他，再忙些，也得隨他而去。

新港佈教三天

在臺東連續佈教了八天，飯依者近百人，其中有縣政府的秘書，有縣參議員，有大商人，也有小販子，有學校教員，也有中學學生，有家庭主

婦，也有開關小姐，有的是腰纏萬貫的小財主，有的是腰無半文的窮苦大，總之，佛門廣大，平等普渡，不分貧富貴賤，一體同觀。

從臺東到新港，經過兩點二十分鐘的公路車，上午七點開車，九點十分抵新港，新靈寺住持賴玉松居士與信徒多人，各執歡迎旗在車站等著歡迎，與我同去者有修和法師，佛教會書記洪國秀等五人，是日下午他們就借用戲院的宣傳車，在成功鎮四周去宣傳發傳單。

此地外教非常發達，一個小小的鄉鎮，就有三四個大教堂，都是建築得富麗堂皇，這地方的高山同胞，十之八九是信仰了外教，因為高山族，知識簡單，生活痛苦，外國人有的和物質與金錢，高山族需要的是金錢和物質。因此他們都在洋人金錢物質的引誘下，信仰了外教，不聽他們的勸導，不是追求真理信仰宗教的目的，是看金錢的面子上，才信仰的，外國人有的金錢，只要你肯信仰上帝，毀滅祖宗牌位，我就給你的錢，高山族要的是金錢，你有錢財物品給我們，我們就信你的教，因此在雙方交換條件之下，很快的加入外教的陣營。這種買賣式的信仰，可以說是失去了宗教的資格與尊嚴。

我一來新靈寺，住持賴居士就對我談起新港的宗教，他說：「現在新港已經成為外教的天下，他們有金錢，有勢力，有後臺背景可靠。因此把

佛教教得一文不值，盡毀毀辱辱之能事，很多信仰的人都不敢承認自己是佛教徒，也不敢走到廟上來拜拜，恐怕給外教的友朋看見，遭其譏笑，奚落！我們希望法師能有什麼方法，堅定佛教徒的信心，不以信佛教為可恥，對外教徒攻擊我們，我們可以有話對他說。」

大膽作風，語驚邪外

我是中國佛教會派出來環島佈教的，在他們信徒看起來我是佛教最高機關下來的，如果我再無對治的法，仍然來一個忍辱波羅密，恐怕這些信徒心有未領，同時驕橫的外教徒，更加得勢欺人，中間份子都是同情有錢有勢的基督教，輕視佛教為消極，為迷信。我有以上三點理由，我不能再作緘口的金人，讓佛教徒任人宰割了。

我在新靈寺講三天，專作破邪顯正的工作，第一天講「偶像迷信的問題」，解什麼迷信，誰是拜偶像的，最迷信的也是外教徒，最拜偶像的也是外教徒。第二天第三天講「佛教與外教的分別」把佛教之長，外教之短，一一比較說明。每天都有很多外教牧師與外教徒來聽，因為新靈寺三面都是外教堂。

新港公路局有一位老朋友，是在普陀相識的吳順清先生，真是他鄉遇故知，給我便利不少，他與周且君陪我遊果子山，參觀新港名產的柑子園，照了很多的好風景片，並做素菜

請我吃飯，他告訴我：「這幾天每天都有很多外教徒來聽，並且有各界工作人員參加聽講，他們聽完後來向我說：這和尚真會講，真敢講，他這種說法，不但對佛教有利，而且對國家有益。他們想向你討名片以作紀念。」因此，我就拿了六七張名片交給吳先生請其代為轉交。

三天講下來，地方信徒請出代表來很誠懇的要求我延期再講三天，可是我因往各地的時間皆在臺東日報上發表了消息，所以日子無法更改，他們再三的請求，延期一天都是好的，最後說：「法師如果不答應，我們這些人都要去信仰基督教？」我只有好言相慰，說明不能延期的理由，並承認他們兩個月以後，一定再來，多講幾天。可見他們是如何的需要佛法呵！一班小木匠們因此減去不少的威風。我已為信徒們打了一枝強心針，他們再也不以信佛為恥辱，反而知道信佛教是無上的光榮。

八仙洞風景奇特

新港風景最好的地方就是水母丁八仙洞，從新港至樟原六元臺幣的汽車票，路過長濱，這一路都是沿海的公路，風景絕佳，山形高聳，地勢雄偉，下車走不多遠就是八仙洞。進入第一仙洞，也就是靈岩寺，依山洞而成佛寺，如獅頭山的水濂洞一樣，依據該寺沿革上大意是這樣的，山腹有八洞，故稱八仙洞，其中二洞，洞勢巍峩，高山環抱，深有百五尺，洞達三五丈，門庭天然，非人工所成，此八仙洞位置東臺灣，臺東縣北端偏僻之

地，地名水母丁……是一雅靜無邊清淨之地，附近居民，以高山同胞佔多數。傳說，附近高山同胞，每逢狂風暴雨，則入洞寄避，時常見到洞內顯現丈餘高身的佛影，宛如丈六金身的聖像，因此就有人焚香朝洞中跪拜。民國十六年有花蓮瑞穗者，來此居住，從此以後就有種種靈異之感，而成為一所香火道場，作為地方民衆的精神保障。據說，洞上滴下來的水可以治病，頗具靈驗，所以現在有不遠千里而來求水醫病者大有人在。

其他還有大小七洞，靈岩寺上面的一個洞很好，地勢與形像皆好，尚未開闢住人。總之山與洞是一個令人暢快心胸的好地方，不但風景優雅，而且地勢奇特，現在由一位宋准海任住持，可惜這地方是遠在臺東極北之濱，未有大力施主建設成為理想修行的道場。所幸交通還可以，將來不難成為莊嚴勝地。

我們在那裡等車，需要三小時新港的車才去樟原，因此我與修和法師步行去樟原等車，並轉觀山水之勝。這地方太好了，雖然是一座村莊，可是沿途的風景怡然，雅而不俗，進入樟原村莊裡邊，那裡都是高山同胞，高山族的地方，有此整齊雅潔，也是我第一次所見，房子與道路，花草與樹木，都是一行一行的排列着，真是奇花異草，別有天地，使人見之，流連忘返，不忍卒去。五時乘車回新港已離六點三十分了。

最後一天，他們開歡送會，簽名合影留念，最後一天的晚會，特別擁擠，從八點半一直鬧到十一點，大家還是不忍散去，因為基督教在那裡各地皆有教堂，每天集會，我們佛教除

去佛菩薩的紀念日，做做法會，善男信女們來燒金紙，拜拜佛，抽抽籤，其他什麼也不懂，既不團結，也無組織，如果常以此以往，佛教只有衰敗滅亡，外教更日加昌盛起來，所以我每到一個地方，都要設法組織念佛會，使一班教徒，可以共同有修學的地方，有團結的力量，新港念佛會也在我極力提倡促成之下，成立起來，我將皈依者所供養的百元，悉數捐捨，作為念佛會基金用，由該寺住持賴玉松居士自任會長，按期舉行念佛。

關山鎮山高地雄

從新港八點半乘車離開新港鎮，十時半到達臺東，佛教會中午假海山寺聚餐歡送，午後合影留念，信們因我上次受皈依供養的錢未會要，送我百元車資，一定要我收下，我因念佛會經費不裕，轉手交給念佛會作基金之用。

二點四十分汽油快車往關山，信徒們百餘人趕赴車站送行，依依不捨，承認他們兩月以後再來，他（她）們才合掌歡然而去。四點四十分車抵關山，有臺東縣長父親，黃煥芹老居士率領全體信徒，候在車站，執旗歡迎，當我下車，獻花放鞭炮，沿街各店家皆趕出來觀看。

晚上在關山寺前講演，聽眾四百餘人，他們有歡迎門，佈置招待都很有周到，我住宿在曾玉崙居士家中，除行者也有三五人，這裡對佛教最熱心，除黃老居士外，有賴覺生，林妙堅等，樂於宣傳散傳單，一切皆按預設程序進行，關山的風景也不錯，街道比新港整齊。山高地雄，有人傑地靈之稱。

第二天下午在黃議長家中閉座談

會討論關山佛教今後發展的計劃，這裡的佛教徒，不能團結，不知為佛教前途着想，只顧私人利益生活打算，所以地方有志者，看不超佛教，還有一點，這是普遍的現象，談起信佛教，地方首長都信佛。如臺東縣長也信佛，臺東廳長也信佛，臺東鎮長也信佛，照理臺東佛教就應該發達了，其實不然，這些人是信仰人死的佛教，他們家裡死了人就信仰佛教，請和尚念經，不死人時，不但不信佛教，有時還同情外教批評佛教，好像佛教是我們和尙尼姑的專有品，他們從來也不關心佛教的存亡。我想基督教徒決不如此，他們信仰了基督教，他們就很熱心的為基督教宣傳幫忙，協助，如果每個地方首長皆能如基督教徒為教熱忱，那還愁佛教不會大興嗎？

黃牧師毀像招現報

在關山曾玉崙居士家中，有一位最會講高山族話的吳多妹女居士，他告訴我基督教徒招現報的事。關山鎮，里埔里，神農醫院的院長，黃應添西醫師，他的爸爸是信仰佛教的人，可是這位醫生最初信仰天主教，後來又反天主教信基督教，在基督教取得牧師之名，有錢有勢，到處宣傳基督教，教人家不要拜偶像，把祖先牌位與佛祖的聖像皆燒去不要敬信，信仰這些都是無用的，民國四十二年夏天，本鎮德高里，有一個番社，都是高山同胞，他去德高里，用金錢誘惑，要全社的高山族，都洗禮信仰基督教，洗禮了以後，什麼偶像都不能拜，拜了就是犯罪，化了很大的金錢和時間才把全社的番人說服，承認星期日，全部洗禮，可是這位黃牧師（醫

生）一定要在星期六這一天，要全社的人把祖先與神位燒去，全社共同供奉的一尊神像，他們要求這尊神像是我們供拜了很多年，並且很有靈驗，我們不敢毀壞，黃牧師自告奮勇的說：「這有什麼事，一塊木頭兒，怕他什麼？你們不敢，那天我來自已動手，看他有什麼靈驗？」到了星期五的晚上，全社高山同胞對這尊神像有點不忍心，大家就買了一點香燭果品去上供，等同與他告別一樣，從此，洗禮了以後，再也不來拜了。並且禱告說：黃牧師說你是偶像，木頭兒，沒有靈驗，叫我們不要拜你，我們後天就一齊受禮了，明天黃牧師親自來燒你的形像，你真的有靈，明天就要顯靈，不然我們後天就一起信教洗禮？」

星期六那位黃牧師神氣十足勇敢萬分的來了，招集全社的人看他親自動手，表演毀壞聖像，他把這尊神像取在手上，很輕視的說：「你這木頭兒，不知騙多少人，今天他們才來燒我，我說服，把你燒去，可是他們以為木頭兒真有什麼靈驗，我為了要破除他們的迷信，所以當場把你取下來，打你一頓，看你有無靈驗？」說罷照準神像臉上打了兩記耳光，黃牧師正在揚揚得意的時候，忽然大喊不好，頭痛很，支持不住，倒在地地上，叫苦連天，哀求饒命，社中人都駭怕起來，恐怕黃牧師死在那裡，給他們受累，一齊拜下來為黃牧師求饒，連一息黃牧師昏迷過去，趕快通信神農醫院，派人把這尊毀壞聖像的黃牧師抬回去，醫治了三個多月病才漸漸好起來，從此以後這位黃牧師再也不敢到德高里傳教了。（未完）

越華佛教聖地

——南普陀的巡禮——

黃隱菊

一、圓通寶殿

在南越堤岸近郊的富林村，有一座金碧輝煌的梵宇，是中西合璧的建築物。前面圍牆一道短牆，兩邊嵌着綠漆的鐵門，進去是前院，綠蔭扶疎，這就是越華佛教聖地——幽靜清雅的南普陀。

中間是亭式的雨蓋，便是正殿。橫額是紅底的牌匾，寫着：「圓通寶殿」四個金字。

左右圓柱寫上一付聯句：

佛無量，法無邊，無是非無煩惱；
度有緣，救有救，有因有果有菩提。

殿內正中供奉着一尊千手千眼的觀世音菩薩的金身，是木質鑲金的雕刻塑像，用一個玻璃佛龕裝着，法相尊嚴，微塵不染。

左邊供奉關聖大帝，右邊懸掛達摩祖師。殿上鐘、鼓、木魚、磬等法器齊備。地下擺着兩列蒲團，以備僧侶的禮佛，或善信們的膜拜。佛龕片，羅列高懸，被風吹得不住的搖晃着。

殿的後面有兩間客廳，壁上不少名人手畫，陳設得相當古雅。

隔着一個庭院，便是舍利殿了。

這南普陀的建寺是怎樣的呢？這裡，不得不溯本追源地說一說。

南越的華僧，正式由國內大禪林派出的，可以說是王仁（一九二二年）菊三將軍（即清末武狀元黃培松，曾任廣東將軍）從福州函介西禪寺永心和尚來堤岸主持二府廟開始的。復由松輝（現任西禪寺掌院）和清禪、妙華等沙門先後繼承厥職，並兼攝溫陵會館的香火，在三十年間，因為僑衆崇奉佛教的更多，都以爲越俗的儀式，多異於中土，禮拜也感着不便，雖然佛光已經普照斯土，但佛教徒還沒有聚會的專寺。已丑（一九四九年）冬，清禪、妙華，德本等有鑒及此，托鉢募緣，深得護法

善信慷慨那布施，廣結善緣，卜地堤岸亞力山大街，建築蘭若，額曰：「南普陀」，以爲怡山留越僧侶駐錫的所在。落成於一九五〇年春。

南普陀是取義於浙江的普陀山，而加以吾道南來的意思。普陀山在浙江省定海縣東海中，梵名補陀落伽，華言小白華。因爲落迦山的紫竹岩是觀音菩薩的發祥地，它的正殿，叫做「圓通寶殿」。所以凡是觀音菩薩，略稱觀音，亦作觀自在。般若波羅蜜多心經：「觀自在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照見五蘊皆空。」法藏疏：「於事理無碍之境，觀達自在，故立此名；又觀機往救，自在無碍，故以爲名；前釋就智，後釋就悲。」又據法華經說：「苦惱衆生，一心稱名，菩薩即時普聲，皆得解脫，以是名觀世音。」所謂大慈大悲，救苦救難的意思，就在這裡。

西禪寺是福建的大禪林，在福州西門外的怡山，建於唐懿宗咸通八年（西曆八六七年），開山祖師是懷安和尚，福建觀察使李景溫由江西的廬山抬他來閩，創建禪寺。後唐改名長興，閩王王延鈞奏名長慶，海內稱名藍，寺名的全稱是：「怡山西禪長慶寺。」

南普陀爲表示它是西禪寺的支派，所以在大門兩邊的前額寫着：「越南」「長慶」四個字。

二、舍利殿

舍利殿和正殿相隔着一個小庭院，是兩層樓的建築物。入門處有一道欄區，橫書：「大顯家風」四個金字，乃越華名流尹鳳藻，沈祖濤，李燾，洪清涼等所獻。

中堂有名畫家李霞繪畫的彌勒佛，左右兩壁掛着名人如沈葆楨，王仁堪，葉向高，翁同龢，何紹基的書法對聯，琳瑯滿目。右房爲功德堂。左房爲

方丈室，證亮大師即住於此。在殿的兩邊都有水門汀的扶梯，上樓後，前面有一道走廊。正門楣匾篆書：「舍利殿」，是漆板金字的。二樓也分三個室，左是會客室，右是延壽堂，正中殿內是舍利塔。

舍利塔是供奉舍利的寶塔，高約三尺，是精緻的木刻佛龕，外圍以玻璃，微塵不染，露盤五層，四角挺然，中懸金色小鐘，舍利子即安放其中，繞塔四周俱有佛天金剛神祇擁護之像，真所謂：「星龍月殿，俄盤雲且之墟。」

舍利殿的建築，在前年（一九五三年）五月間，因爲錫蘭的佛教祖庭，曾以舍利子三粒送給越南皇太后，越南的佛教，和高臺教四等聖堂供奉。當時是由那拉陀（NARAYANA）長老主持其事，在他到南普陀寺參觀的歡迎會上表示，將贈與該寺一粒舍利的證實，才由南普陀的住持證亮大師在十月間，把寺後的廢地，大興土木，在第二年的仲春，落成了這座輝煌壯麗的後殿——舍利殿。

舍利子，係梵語，亦稱舍利。華譯是佛骨。佛祖釋迦在雙林間而入涅槃，弟子阿難等爲佛身荼毗（即火化），有骨子如五色珠，光瑩堅固，名曰舍利子，因造塔藏它。（釋氏要觀註）

翻譯名義云：「佛舍利摧擊不碎，弟子舍利，推試即碎。」

按佛書說：舍利名設利羅，是佛的身骨，又叫靈骨。乃依戒定慧薰修而得者，非煉精氣神所成。這是心與道合，心與佛合的表相而已。焚化之後，身肉骨髮都變爲舍利。舍利有三種色：一、白色，是骨舍利；二、黑色，是髮舍利；三、赤色，是肉舍利。

舍利有二種：

（一）全身舍利 如多寶佛的舍利。

（二）碎身舍利 如釋迦佛的舍利。

又有二種舍利：

（一）生身舍利 依戒定慧所薰修，如來滅後，留全身或碎身的身骨，使人夫永獲供養的福德者；

（三）法身舍利 一切大小乘的經卷是。

佛滅後，得舍利八萬四千顆，在西元前二六六年，印度有阿育王（新譯改爲阿輸迦，其義爲無憂

釋迦牟尼佛傳

摩訶迦

三四、僧團中的爭執與安樂

長生童子聽梵豫說後，慢言慢語的道：

「大王！你不要恐懼，我就是長生童子。老實告訴你，當你在睡眠的時候，我是想報復的，但想起我父親的遺訓，我又把刀收進鞘中了。」

梵豫王急忙的問道：

「你的父親是什麼遺訓呢？」

長生童子把他父親的遺訓又說一次道：

「忍！忍！這就叫做孝：不要結怨的因果，懷着毒恨的心，是萬載禍的根源！」

梵豫王像沒有聽懂似的問長生童子道：

「忍，忍，這是我知道的，但懷毒是萬載禍的根源是什麼意思呢？」

長生童子回答說：

「我殺大王，大王的臣子必定要殺我，我的臣子也必定要殺大王的臣子，這樣殺來殺去，永是輪轉不止。不若我原諒大王，大王原諒我，忍才是除禍根之源。」

梵豫王聽後，萬分的感激，他懊悔得喃喃自語着：「我殺害了聖者，我的罪該萬死！」他告訴長生童子，他此刻衷心的願意把國家全讓給他，但長生童子却很謙虛而莊重的說道：「大王的本國，是屬於大王所有的，我父親的國土，你歸還我好了」

梵豫王和長生童子就一起尋路回城。

路上，很多梵豫王的大臣迎來，梵豫王試探似的問道：

「我問你們，假若你們相逢到長生童子的時候，怎麼對付他？」

這些大臣，都一個個的 answered 說：

「砍他的手！」「斷他的足！」「送他的命！」

梵豫王指着身旁的長生童子說道：

「這就是長生童子！」

大臣們非常的驚奇，一個個都箭拔弩張，準備殺害長生童子。

「不要動手！」梵豫王退阻着，他把長生童子以德報怨的話一一講給大臣們聽，大臣們都很感動，梵豫王並吩咐以後無論是誰，不准對長生童子再懷惡意。

大臣們很是悅服，回城進宮之後，梵豫王請長生童子香湯沐浴，以王者的服裝為他穿著，讓出己的宮殿，請長生童子坐在自己的金床之上。

最後把自己的女兒配給長生童子為妻，派了很多的軍隊車馬，護送長生童子回國。

諸比丘，你們聽了此事，不知心中作了何感想？憐憫彌羅國的國王長壽王，自己行忍辱，俱有大慈悲的心

，施恩惠給他的讐人。你們應該也這樣去用功。你們以真心的信仰，背井離鄉，刺愛辭親，來探討宇宙的真理，求證人生的真相，你們就應該要行忍辱，讚歎忍辱；行慈悲，讚歎慈悲，將恩惠布施一切衆生，宇宙中的事相是一體的，不應該有我的爭執！」

佛陀雖這麼慈悲的引事實來勸解大家不要爭執，但一些爭執的比丘的心裏，仍然像一大塊冰不能溶解，他們對佛陀說道：

「佛陀！別人譏嘲辱罵我，對我持相反的意见，叫我一句話不說，我做不來。」

佛陀從座位上站起來，威嚴的說道：

「做一個世間上的國王，給人家弄得國破家亡，尚且能够忍辱，只有你們口頭要淨，為什麼不能和合呢？以靜止靜，永沒有止的時候。果真你們是為着解救衆生，為着多數人的利益着想，用力量代替慈愛去折服對方，這也未嘗不可，但你們之間的爭執，全是從自我出發。自我的一己之見，不應去爭，應該要忍，忍之教，才是寶貴的！假若有人不把大家當作師友，不肯共同的虛心學習，有如狂象獨居曠野堅持己意，以為自己賢能為善，那就不要和他認為惡的人住在一

起！」

佛陀說後，就吩咐各人散去，不能破壞皮氣的人仍然是不能改，佛陀對無緣沒有善根的人，也是無可奈何，有善根而給佛陀的話感動了改往修來的也很多。

佛陀等大家散後，心中沒有不快，因為他是佛陀，要請的請過以後，心中沒有絲毫的執着。佛陀知道人間靜的結很難解，自己不覺悟誰也沒有辦法。佛陀感到這個世間需要宣揚慈悲的，自由的，平等的，緣生真理，更加迫切。

佛陀獨自的一人信步走着，漸漸的走到波利耶沙羅林來，這座森林裏正住着阿那律，跋提、金毘羅三人在修行。

這三個伯仲兄弟，在家時感情很好，出家後感情也是很好，他們三人有一盟約，共同依止佛陀修道，一切卻遵照佛陀的指出而行。若是出外乞食最初回來的人，先要敷床，先要吸水，先要拿出洗足的器具和洗腳的布巾，安置水瓶，能够吃的東西把肚子吃飽，剩餘的收藏於涼爽的地方放在沒有蟲子的水中，留給後來的人吃。

收拾以後，淨手洗足，盤好尼師壇，入室念佛念法念僧或坐禪。再回來的洗足後，水如不足，要再去補，洗乾淨布巾，為後來的人豫備。吃飯的

時候，如果感到不足，把前頭剩下來
的拿來吃，然後又再收好，淨手洗足
，整好尼師壇，入室念佛法念僧或
靜坐。他們就這樣過著規律的生活，
等到漸漸黃昏將要晚的時候，最初的
人從禪定起來汲水，力量不足時，舉
手示意，叫人幫忙，但不可說話，默
默的靜靜的生活，五天召開一次會議
，商討一些問題。以及報告各人修行
的心得。這樣平和的，美滿的生活，
他們感到非常快樂。

佛陀走到他們這裡來，心中很是
歡喜，但這兒有一位守林的人，不認
識佛陀，因為平時佛陀行化在各地
，總是帶領很多的弟子，今天是獨自
的一人，不留意時都不知道佛陀的光
臨，守林的人向前阻止佛陀說道：「
這裡有三位聖者住著修行，你不能進
去！」

佛陀微笑著，靜靜的答道：「他
們三個人見到我大概也很歡喜！」
守林的人就把此話前去報告，三
個人見到佛陀的光臨，真是喜出望外
，阿那律來接佛陀的衣鉢，跋提去敷
好床席，金毘羅趕快汲水給佛陀洗足
。佛陀見到他們三人，很歡喜的向他
們說：

「你們在平和的修道，過著無靜
的安樂生活，一心一德，一師一道，
水乳交融似的和合，實在美滿得很
！」

佛陀在這裡說些五根，五力，七
菩提分，八聖道分的道理，更增加三
人對這美滿生活的信心。

他們感到天上的快樂，天上的歡
喜，不如他們的清淨，他們的實在。

以後，歡喜的人，佛陀就不理
睬他們，這風聲傳出去以後，他們還
有什麼可以自尊呢？

非法喜靜的人，一部份反省覺悟
，一部份大家共同壓制他，他們這才
懺悔，才知道大海的百川，是不能分
的。

世間上爭執的煩惱，和樂的安靜
，原是各人自找的，僧團中的學道者
，在大聖佛陀的德化之下，因為根機
的不同，也有著聖凡之分。

三五、毘舍佉的布施

佛陀在祇園精舍教化的時候，一
天，當佛陀托鉢時，有一對夫婦供養
佛陀一鉢飯，佛陀說：

「種一收十，種十收百，種百收
萬，你以此一鉢飯的布施功德，將獲
得無量的福報。」

佛陀說後，正想離開，但那對夫
婦懷疑的問道：

「佛陀！我們凡愚的人真不了解
，僅僅一鉢飯的布施，那能獲得多大
的福報？」

佛陀解釋說：

「你見過尼拘陀嗎？一樹茂盛到
四五里路之遙，每年落下的果實有數
萬斛之多，當初，尼拘陀樹的種子，
也只是「一粒果實」。

佛陀簡單的比喻，這一對夫婦聽
後才懂得布施獲報的意義，才懂得佛
語的真實不虛。

從此，舍衛城的人民，對佛陀及
弟子都更歡喜踴躍的供養布施。

有一天，一個家庭主婦似的女人
到祇園精舍來拜見佛陀，她頂禮以後
就對佛陀說道：

「佛陀！我的名字叫做毘舍佉，
就住在這舍衛城中，假若佛陀慈悲的
話，明天請帶諸比丘們到我的家中受
供，讓我種一點福田。」

佛陀知道毘舍佉真摯的心，當即
就答應，毘舍佉很歡喜的回家準備。

這一天晚上，落了很大的雨，第
二天仍然落著，佛陀和弟子們在毘舍
佉家中吃飯以後，毘舍佉前來感謝佛
陀的光臨，並且對佛陀說：

佛陀！我有八件事情，請求你慈
悲答應。」

佛陀很莊嚴的回答道：

「毘舍佉，在我沒有知道你的本
意以前，我是不能答應你的希望。」

「我的希望不是壞意，希望佛陀
能够答應。」

「假若不是壞意，你說出來我聽
聽也可以。」

「佛陀！一定要答應！」

「不一定！」

毘舍佉無法！只得就先照自己的
意思說道：

「我的八個希望，就是：

第一、我希望佛陀允許我布施比

丘們下雨時所穿著的雨衣。

第二、我希望佛陀允許我供養初
加入僧團的比丘。

第三、我希望佛陀允許我布施出
外旅行比丘的食物與針錢。

第四、我希望佛陀允許我布施生
病比丘們的湯藥。

第五、我希望佛陀允許我供養生
病比丘們的適當食物。

第六、我希望佛陀允許我供養看
護病人的比丘。

第七、我希望佛陀允許我常常以
稀粥擔到僧院中去供養比丘。

第八、我希望佛陀允許我布施比
丘尼們的浴衣。

佛陀，這個八件事，是我的願心
，是我懇切至誠的希望，佛陀看我，
不知够不够資格這樣來行布施祈求佛
陀，千萬答應我的要求。」

佛陀知道毘舍佉所要求的人事以
後，他不問道：

「毘舍佉，布施者是沒資格的限
制，但你有什麼理由要行這八項布施
呢？」

臺中蓮社緊急聲明

查本社並無委託任何社員在外
募捐攬捐講堂情事；倘有發現假借
本社名義勸募者，本社概不負責，特此鄭重聲明。

本刊緊急啓事

本刊經費，已臨嚴重關頭，希望愛護本刊讀
者，一本以往愛護精神，予以援助，俾本刊生命
得以延續，是所感盼！



通訊

臺中董正之居士致東初法師函

東初法師慈鑑：

尊館倡印藏經，斯誠教內壯舉！匪僅攸關法運興衰，抑亦懸繫世運隆替，預卜法寶流通之日，當係故土重光之時。願企弘猷，感奮兼極！行見龍天歡聲，海宇欽趨也。弟子障重修薄，久處困苦，然於印藏盛事，願供驅策，俾竭蟻力。

法安

弟子 董正之頂禮 八、六

泰國龍華佛教社理事長致東初法師函

東初法師慈鑑：敬啟者：接奉法誨，拜讀佳音，深感垂愛情殷，無微不至！慈風惠露，沾益何如？關於影印大藏經事，由本社為發起人，先預約六部，由廖振祥居士先函奉告。現在趕緊徵求中，望勿掛念！猶望不吝法誨，時賜教言，以開茅塞！順請

道安

理事長 弟子 鄧玉臣頂禮 二四九八、八、十四

泰國廖振祥居士致東初法師函

東初法師慈鑑：敬啟者：接到十二日大教，敬悉我師發起影印大正藏經千部，此種功德，實不可思議！此間先預約隨部，如有多添，當另函馳告也。關於參加發起一層，容與普揚居士磋商進行。普揚居士最為熱心，我們在可範圍，當盡綿力相助，以後款項寄交何處，請示知以便籌理。月前得到我師惠贈法像，觀之真正現代導師，晚經入鏡置在旅寓佛前參拜也。

法樂

敬候

晚 廖振祥敬禮 一九五五、七、二十

臺北陳智溫居士致心悟法師函

心悟法師慈鑑：日前奉手教，承選列名印藏發起人，甚善！聞印藏事已在進行，私心無任興奮，正盼夕馨香祝禱，希得早日觀成！辱附驥尾，義不敢辭，但於大事無補，徒增愧赧耳。週日隨帶福州佛教醫院，法海中學設立資料及照片呈 閱

，並擬再讀印藏預約應如何推行，詎吾師與東老均已外出，真有室過人退之感！隨到圓山，聞均在南老處開會，翌日又聞對於印藏組織及推銷，均有寶貴決議，不禁踴躍三百，恨不得即刻趨前快讀議案紀錄也！閱本期人生，載印藏發起人已列者計二百五十三人，其中有大力者，如肯發心自訂兩三部，將毫無問題。聞有清修之士，心餘力絀者，如肯盡力邀約同道，集合預約一部或兩部，雖有困難，倘不怕麻煩總可滿願。鄙意既為發起之人，應各盡提倡之責，能於此中先得三四百部為基本，再加國內外預約，當可很快成數，如期開印，但應如何向各發起人徵求之處，想諸君已有方案矣。琳瑯公務員也，雖難盡地，寄居錫館，兩男差可自給，二難仍在求學，尚有兩姪在臺東作小經紀，師之所知也。昨為印藏事，特會商由蔡家父子叔姪量力分擔，勉可集事，一俟臺東回信，即可繳款。深望佛天加庇，人事無乖，則兩三年間即可獲得全藏法寶，何快如之！（琳瑯元，長男及兩姪各廿元，長女及次男各十元，三四男在求學中，各節零用五元，合計一百廿元。）一切策劃固不足為外人道，倘念各善信若能各盡其力，或亦印藏之一照也。然琳瑯以一窮老之身，居然請得全藏，法緣不薄，是亦足以自豪矣！更望假我數年，兩兒學畢，公務退休，得以閉關畢讀，兼修淨土，庶不負諸公印藏之大德也。手此代面，敬請

淨安

末學 陳智溫頂禮 八、廿四

釋迦牟尼佛傳出版了

本刊長篇連載的「釋迦牟尼佛傳」，已於八月出版了，全部精裝，硬面燙金，裝璜美觀，每冊定價三十元。本傳都二十餘萬言，敘述釋迦牟尼佛的一生頭為翔實，凡佛教徒皆應人手一冊，讀之方能深切地領會到佛陀的偉大與崇高，而加強其信心，讀者如欲購閱，請至函宜蘭市念佛會星雲法師接洽。

雲雲法師講演集

開始預約

雲雲法師於三十九年來臺，迄今已六年多了，數年來會，作環島佈教，到處講法度化，其佛法通俗講演稿，在本刊及菩提樹，覺生等雜誌上發表者達數十篇，都二十餘萬言，茲應各方熱心學佛者之渴望，現正着手分類編輯講演集，不久即可付印問世。預約日期自九月十日起至十一月十日止，精裝八十磅模造紙三十二開本，精裝每冊十五元，平裝每冊十元，海內外精裝港幣四元平裝港幣三元，本書內容豐富，文字通俗，人手一冊，便能獲知人生之底蘊，宇宙之奧秘，凡我學佛同仁，實不可不看也。預約處：鳳山三民路一〇二號佛教蓮社及本社。

臺中朱鏡宙居士致東初法師函

東初法師尊鑑：敬啟者，頃奉手教，知影印大藏經一事，已在徵求預約之中，則計日觀成，當不在遠，無任欣慰！八日之會，學人道遠，不能參加，聞光復設計會，定月終開會，屆時將前往出席，當晉謁面聆教益也。貴會既已決定在最短期間，影印大藏經，為尊崇國家體制計，最好不用中華民國等命名，而由私家出名如須伽等，似較得體。至於謄字誤句，因付印迫切，已無法校勘。可俟圓滿時，再出校刊本，藉資補救。校勘本是苦事，必須有終日乾乾，鏗而不捨之精神，方克有濟。蔡念生居士，對於影印藏經，最為發心，學問品德，亦足以副之，可否請其多負責任，成此不朽功德，伏乞 裁成。敬頌
道安 學人朱鏡宙叩頭 四四、八、六南投

基隆悟虛法師致心悟法師函

心悟法師：在貴刊以波濤的筆名發表的那一文「值得紀念的日子」，我看了非常高興！我想把它印成小冊子，在公私外出時候，或汽車中，或火車內，乃至有客人來寺的時候每人送他一本，把我們崇高的教運送到社會上的每一個人的心靈去，乃至譯成英文送到全世界的每一個人的心裡去，使每一個人都能獲得人生的指南針，邁着幸福快樂的生活，這是我們出家人應盡的天職，凡是佛徒都該有這一種的觀念才對。但是我再三考慮以後，由我自己來印行，不如由貴刊來印發比較適當，我想全省各寺廟都印一千冊以上義務贈送，如果這樣的話，恐怕佛教不能發揚光大呢！但是把這篇文章印成小冊子的時候，題目可要改一改為安！

心靈的流露
不滅的真理
人生的樂園

以上的題目那一種都可以的，不知高見如何？請法師登高一呼，我想必定是有反應的，下期的人生刊，請法師號召吧！
悟虛 合十
八月二十五日

臺南覺芬居士致黃雲法師函

師父：來信收到了，星期一下午我們乘八點一刻的公共汽車平安抵家中，請勿念關於寫文章一事，我將照着您的指示盡可能的在一、二天內把它寫成，不過材料雖是相當的充足，苦於沒有足夠的時間，白天要工作，夜間還要上二個鐘點的課，有時閱讀至深夜十二時才能入睡，為了自己的前途，即不得不如此，這又何嘗不是做人的苦惱？！雖然我對於佛學的真理沒有深刻的了解，但至少我的心靈已有一個真正的，理想的寄託，至少我已明白了佛教並不是一種老頭兒老太婆的教，更不是迷信與消極的我憧憬着得到佛的恩賜，生活在佛的國度裡的人們是多麼的優悠自得啊！從前的許多人生的難題無法自解，現在靠着佛教的信仰，無形中已給自已一個圓滿的答復，這不得不歸功於您的感化，今後更望師父隨時賜教！
弟子 覺芬敬上

法錚法師致緬甸慧如法師函

慧如我兄：魚雁斷絕，不覺年許，前於「人生」五卷七期拜讀大作，得悉已入緬甸大學，此吾兄之幸，乃應賀賀！溯四十二年，兄等赴南洋之時，吾曾於「覺生」致以一函，雖僅僅數言，而寄望之深，諒必知之，今兄得以償願，弟所寄望，有可待矣！記否青山一叙，論及當今佛教，兄懷鴻鵠之志，吾欣而鼓之，彼時祇是一飄泊之僧，今乃得入佛國，又跨入最高學府，其幸矣，而別有懷抱，不圖展乎？

中國佛教，歷數百載不良之風，凡今佛子，皆知其況，吾佛生而不幸，於此時而投，縱有珍藏之法，亦難填憤憤時之恨，兄乃熱血青年，焉無感乎？是以希繼其夙志，再接再厲，利令時光，猛吸智學，一旦雲開，高照天下，實不旁貸，是乃真正中華之青年釋迦之弟子耳，吾佛之志，必似愚公之堅，國父之鴻，扭轉乾坤，又豈無期歟？！今兄雖習小乘之學，然以往大乘之懷，諒不稍忘，欲與多所暢述，奈事瑣胸煩，希以宥之！又者：自兄赴緬，疏于音訊，未悉地址，盼教賜告；臨風依依，言不盡意，後常繫鴻，是所禱也。即祝
弟 法錚 和南八、廿五

章嘉活佛臺灣弘法畫集

全集一百四十頁，銅版紙精印一巨冊，預約臺幣壹百廿元，海外港幣三十元，即日開始預約至十一月底止，十二月中旬出版，郵局「九〇六八」賬戶，免費匯款。

臺中覺生月刊社發行

佛教要聞

北投

中華佛教文化館，館長東初法師，因接受中國佛教會之議決，及大德名流普信之發起，影印大藏經。為尊崇法寶，慎重印務，由館長聘請佛教名流為印藏委員，組織印大藏經委員會；已於八月廿一日舉行成立大會，並選出常務委員五人，監委三人，負責推進業務。該常務會並已舉行會議兩次，業務日趨開展；茲將各委員，常務委員，監委察委員等之名單，分別列告如次：

一、委員：

章嘉、智光、南亭、印順、白聖、道安、斌宗、慧敏、屈文六、趙恒惕、張默君、李子寬、朱鏡宙、鍾槐村、林烈敷、張少齊、孫清揚、蔡念生、陳志廣、李本慈、錢召如、簡東昌、李添春、董正之、周子慎、鄧翔海、趙茂林、東初。

二、常務委員：

東初、南亭、李子寬、張少齊、錢召如。

三、監察委員：

林烈敷、陳志廣、孫清揚。

四、國內外各辦事處名單：

①香港辦事處：請陳靜濤居士為主任。
②泰國辦事處：請龍華佛教社廖振祥居士為主任。
③南洋怡保辦事處：請勝進法師為主任，王學仁居士為副主任。
④菲律賓辦事處：設大業信願寺，請瑞今法師為主任。
⑤越南堤岸辦事處：請證亮法師為主任。
⑥臺北市辦事處：設善導寺，請朱子占居士為主任。

五、顧問：

⑦美國紐約辦事處：請殷行久居士為主任。

六、各組負責人：

總務組組長：廣慈法師。
助理：魯樹邦居士。
文書組組長：心悟法師。
會計組組長：張若虛居士。
宣傳組組長：（擴大宣傳，加聘不定額宣傳委員，分區負責宣傳）。其名單如下：
臺北區：榮宗、成一、孫心源、心然。
桃園區：陳天養、張雲鈺。
新竹區：無上、玄深。
苗栗區：會性、黃光榮。
臺中區：李潤生、妙本。
臺中市：朱斐、鄭松筠、林錦東、楊白衣。
彰化區：林大廣。
雲林區：張錫琦、明妙、復妙。
南投區：如學、曾永坤。
嘉義區：如平、陳登元、李正平、鍾石馨。
臺南區：林眼淨、慧峰、顏興、莫正熹、林耕宇。

高雄區：煮雲、林隆道。

屏東區：圓融、張昆應。

臺東區：修和、曾世敏。

花蓮區：會普信。

基隆區：魯寬緣、楊普良、黃奎。

宜蘭區：林松年、李洪和、星雲。

澎湖區：郭自得。

香港區：超塵、佛宗、速醒。

臺灣區：湛然精舍住持慧峰法師。

宏君為該舍附設附英補習班主任，積極籌備該班事宜。茲先開設「大洋英語科」一班，由省立工學院英文教授潘守先擔任講席，已於八月十九日上課，參加者踴躍。

又該舍附設附英幼稚園已試辦一學期，成績良好，本學期聘請臺北女子師範學校幼師畢業之唐江寧女士為園主任，今後當更有一番新氣象。

巡視：於六月十六日抵達仙草埔大仙寺時，對四眾弟子講演佛法，聽眾深受感動，當時皈依的達百餘人，其中仙草埔療養傷患佔半數以上，可說是佛教發揚光大，深入軍中的良徵！

又此間軍中僧佛傷患以信佛經年，尚未一聞佛法，深感如有所失，幾經組織，最近商得大仙寺當家同意，由雙方合作，禮請隆泉法師前來講經，法師經於廿五日由嘉義蒞寺，講一般若波羅密多心經，一連三晚，啓迪良深，臨別經四眾弟子挽留，法師答允於九月廿五日（農曆八月十日）再來開講「金剛」或「楞嚴」經云。此

白河

臺南

臺東

臺東念佛會弘法組組員全體合影

臺東念佛會自成立以來，在會長修和法師領導之下，每次參加念佛者四百餘人，六月十九日觀音大士成道聖誕，該會歌詠隊除在臺東電台弘法廣播外並於是晚舉行慶祝晚，表演各種節目參加者千餘人，為臺東佛教界空前之盛況云。

間同修自經皈依及聽經後，已掀起了學佛的熱潮，今後至盼法師大德們能不斷前來此地弘法，為教為人，功德無量！



• 生 人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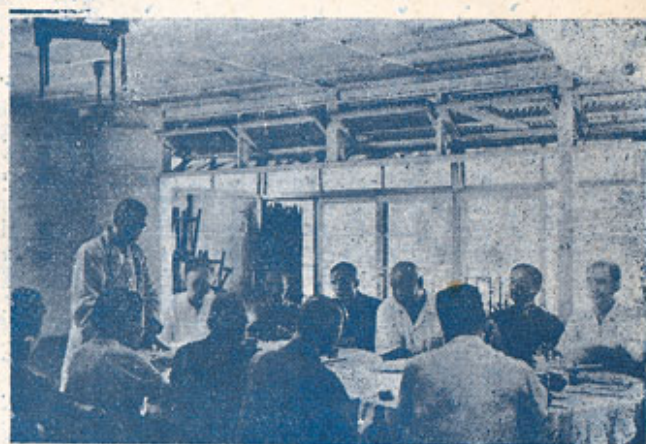
中華佛教
文化館影
印大藏經
委員會全
體委員於
會後合影



印藏委員會開會情形之二 ↑



印藏委員會開會情形之一 ↓



↑ 臺東念佛會全體歌詠隊合唱佛教青年進行之曲
安慈



內政部登記證警內警台
臺灣郵政登記證二〇九號認爲第
類新聞紙

本刊各地郵局「八二五五」賬號
臺灣雜誌協會會員

本期零售壹幣二元五角

人生 月刊 佛曆二五八一年九月十日出版 中華民國四十四年		社長：南 發行人：東 主編：心 發行所：人生雜誌社 臺灣新北投法藏寺		一、國 外 分 社 主 任：優 地址：香港跑馬地奕樂街三十 六號		二、菲 律 賓 分 社 主 任：瑞 地址：No. 1074, NARRA STREET, MANILA		三、南 洋 分 社 主 任：妙 地址：檳城極樂 寺		四、泰 國 分 社 主 任：謝 普 地址：曼谷三聘城內顯興宮斜 對水龍頭巷88號	訂 價 全 年 本省壹幣 貳陸元 海外菲幣 陸元 港幣 拾貳元	
---	--	--	--	---	--	--	--	--	--	---	--	--